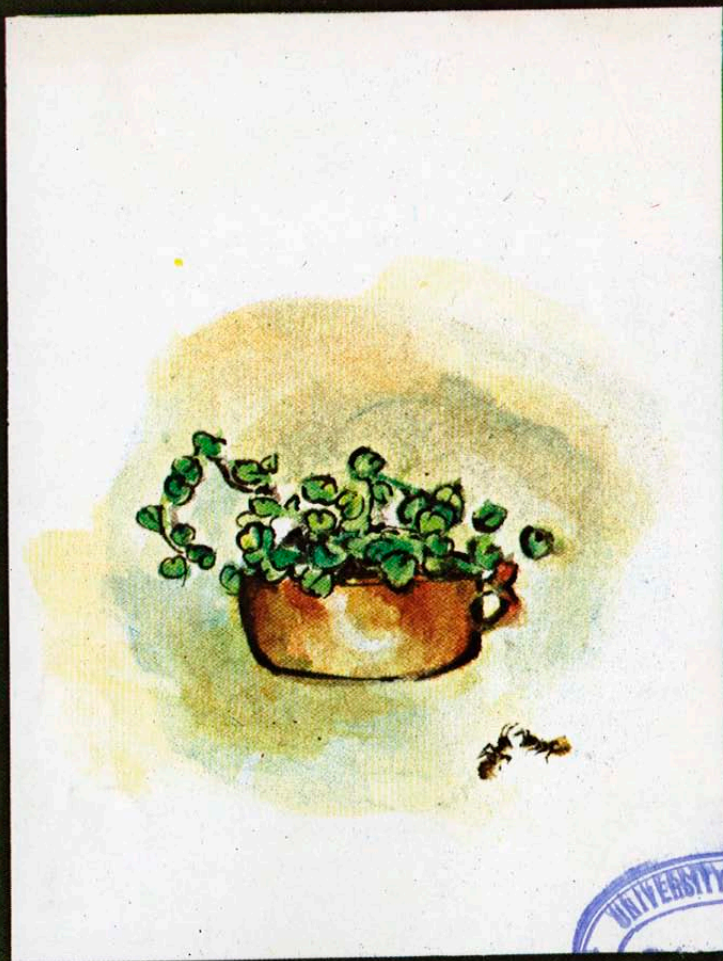


# 蕉風

302



ISSN 0126-6608

KDN 0119/78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302期 ● 一九七八年四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o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7.  
Tal: 32375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8033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1.00 senaskah 定價一元



編輯人口悄 凌  
 □張愛倫  
 □沙 禽

# 蕉風月刊

三〇二期

## 目錄

封面

寫青 0 家 毅

風向

空頭文學家  
 「非詩」的深淵  
 統一創作路線？  
 「無法奉答」  
 07 06 05 04  
 吳 葉 子 關  
 圓 嘯 凡 守

虫欄

自己的文章（人間集）  
 五育並進（閒思錄）  
 蒙塵的皇冠  
 輕描集  
 18 12 10 08  
 邁 賴 黃 梅  
 山 潤 淑  
 克 舫 岳 貞

荒謬劇

專家與鳥 20 謝 清

翻譯

在沙南帶島  
 亞歷山大詩作選譯  
 58 25  
 綠洲譯  
 諸家譯

報導

詩與詩人的相聚 42 周望樺



詩

斷層面

47

大理石

襲／吹簫佬

48

喀秋莎

將息

51

張瑞星

吉隆坡之夢

52

莫邪

交通圈

54

文莫邪

雪與你

56

淡文瑩

散文

雲南園去來

63

馬車行

外婆家

66

家牧殺

憂鬱的蟲

70

寧牧兒

小說

出口

72

宋子衡

蝶之生

82

葉子誰

臉

90

菊凡

後患

99

君盈綠

論述

序方嬌眞的「娥眉賦」

104

余光中

書評

評「潘友來小說集」

113

西門泥

風箋

115

諸家

風聲

118

編輯室

風訊

119

編輯室



# 風向

關無守

## 空頭文學家

不管寫作的動機是甚麼，寫作者的唯一表現媒介就是作品本身。但許多寫作者似乎缺乏這點「基本常識」，不在創作方面下功夫，却常常爲文描述自己的「文學活動」；沒有踏實的創作，就先自撰「文學史」，完全忘了他們最崇拜的魯迅的遺言：莫做空頭文學家。

而所謂「文學活動」，不外是一班「對文學有興趣」的人聚在一起來個「聯歡晚會」之類的東西；「盡歡而散」之後，一些與會者就相繼發表文章「以紀盛會」，以爲這樣「濟濟一堂」就「自成一家人」，「走進歷史」了，竟然忘了他們平時愛唱的歌：寫作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路！

「聯絡感情」之類的東西也並非不可寫——一粒沙都可以看出一個世界，何況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此等大事——問題是這些文章並沒有甚麼「世界」可看，只是流水賬般報告與會者多少位啦、誰與誰同桌啦、「我」又與誰同桌啦、某甲風趣啦、某乙豪爽啦、某丙樸實啦、某丁自多少哩外趕來啦、食物有甜有辣啦、飲品有茶有酒啦、後輩向前輩請教寫作祕訣啦……這種「纏腳布」真是「老人院都不收」，更不用說眼睛雪亮的讀者了。

聯歡晚會自然有它的生活情趣，誰高興都可以三五成群開個痛快，它對個別的與會者可能很有「意義」，但聯歡的過程並非甚麼「不朽之盛事」；從孩童的「排排坐，吃果果」到文人雅士的雅集，節目儘管不同，目的却沒有兩樣，求其盡歡而已。而想在「尋歡作樂」裏立下不可抹煞的「文壇地位」，或是使文運蓬勃起來，即使用意極誠，也是荒謬無知的。

# 「非詩」的深淵

瑞星：

我不反對你說我的詩「太」偏重「功用」。不管是啥，一旦太過了，就是一個極端、一個框框。「唯美」是另一個極端，另一個框框。咱們不少詩人自困其中。

咱們的詩人，寫深奧唯美詩的多的是，多我一個不爲多，少我一個不爲少。大家寫得大同小異有啥意思呢？我總覺得應該有多些人出來寫有人間性、有人情味，平易近人，深入淺出的詩。所以我走上了這條路。但平易近人，深入淺出談何容易？這些年來，也許我走得並不漂亮，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的是，這條路很廣，很值得我走下去，也必定能讓我走得漂亮。

「平易近人，深入淺出」是一句老話，但精神恆新；尤其是在大家一窩蜂賣弄高深莫測外衣的當兒，這種精神更清新。我這樣說，也許人家會誤會我在搞「大衆化」，其實不是的。大衆哪裏在乎甚麼文學呢？而實際上，咱們的詩連知識份子間的「小衆化」都做不到。我只是努力做「小衆化」的工作罷了。「大衆化」和「提高」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大衆化」不是要詩人單方面一味去遷就大衆，而也應該同時提高大衆的教育及欣賞水平，而大衆又反過來要詩人提高作品的水平。這當然牽涉到教育、甚至其他問題。以咱們目前的教育水平和發展，「大衆化」再搞上十年也未必搞得出甚麼看頭來。

瑞星，寫平樸的詩是要有勇氣的，你要捨得放棄那些華麗的語言、繽紛的意象、迂迴的隱喻……而驅使生澀、散漫但樸素親切的口語，使它們發出新關聯和火花，以表現平凡事物的高貴情操。這下子，就好像高空走索，只要一個不留神，就會跌入「非詩」的深淵。我非打醒精神不可呵！

# 風向

葉肅

## 統一創作路線？

××：我最近讀到一篇論述文章。閱後不禁啞然失笑，同時也佩服極了作者的大胆言論。

你也許做夢也沒想到，竟有人在此時此地的馬華文壇提倡「統一創作路線」的偉大使命，文長洋洋萬字，引經據典，力証馬華文學一直來都是以「現實主義」爲主流，以前如此，將來也不允許「偽現實主義」或鼓吹灰色人生觀的「現代派」在馬華文壇生存和發展，以免阻礙了「國家的健全發展」、遏止了「優越中華文化的發揚」、「破壞了民族的心性和意志」。

這位文壇判官力斥「偽現實主義」和「現代派」的作者，指他們表面上互相攻訐，實際上是連成了一條緊密戰線，一個鼻孔出氣，和馬華健康文藝對立，罪大難赦。因此他認爲，必須澈底消滅和剷除這類灰黃的文化，並且統一創作路線，使馬華文壇得以保持優良的傳統，讓現實主義永垂不朽。

所以我說佩服他，竟將政治意識也灌輸入文藝創作的域地，試圖把文壇當成鐵囚，要所有的作者都在囚裏搖旗、吶叫、張大喉嚨高喊口號；你知道嗎？電影上就會出現不少類似鏡頭，把喊口號當成專長，你想想看，這是多令人痛心的事！

「百鳥爭鳴、百花齊放」本是文壇蓬勃發展的一個自然趨向。前些時候，有人惟恐百花園中突然出現罌粟毒害大家，要求「拔除」罌粟，以免後患；而今有人更想強佔花園，摧殘百花，獨裁他唯一的花種。這種想法雖然幼稚得可笑，但却說明了馬華文壇上普遍存在的現象：文壇霸主多的是。

你也許對馬華文壇尚不很了解，但是當你清楚更多的現況時，你將會感到失望！

可能我的說法過於以偏概全，近乎消極；可是我確爲這種醜惡的現象而感到悲哀。這是我的心中話，下次再談。



## 「無可奉答」

話說自從讀悉維拉斯·薩朗先生的「冤」中的主角，「把任何能引發我的幻想的東西剪下」後，我也開始培養這個「壞／好」習慣。報章上的東西確是十分能引發我們的想像力的，從電訊到廣告，都常有不少「娛樂性」十分豐富的東西，不剪存下來實在可惜，說不定若干年後，這些東西便是十分珍貴的史料文獻呢！

好像說，一九七八年四月二日××日報的「社會服務」版，便有這麼一項「問答」：

（六）何謂比較文學？

我們翻查一些有關文學理論的書，都沒有見到這個名詞，無法奉答。

在吳圓眼中，這便是「能引發我的幻想的東西」了。至於能引發甚麼「幻想」、「認識」，心水清者自明，吳圓不必畫公仔腸吧。這樣的「大報文字」，若干年後，倘有人要在星馬兩地搜索 *devoted or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的文字與報刊，「在技術上說來」，這份日報的這一版准可入選。而提出問題的人自稱「不明者」，如果他的血液裏流着研究「比較文學」的天份，恐怕也要因該簡覆的「無法奉答」而埋沒蒙蔽了。

此外，「不明者」君的另一問為：

（五）試舉出馬華文學由初期萌芽階段到現時（目前為止）階段那幾個寫作者最具有代表性？有那一些作品？

而答案也是十分能引起想像的。舉出的作家與作品的客觀性與代表性姑不論，「不明者」特別刮弧起來的「到現時（目前為止）階段」却「止」於「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初」的「馬華新文學的繁盛期」，當年「勇」之後的「目前」，同樣是「無法奉答」。我想「無法奉答」的原因，也是「無法奉答」吧，不過這一問祇翻查「一些」有關書籍，是「無法奉答」的，答的人自己恐怕也是「不明者」呢。

# 自己的文章

對於自己的文章，我是「黃腫腳，不消蹄（提）」，特別是十七八歲時寫的詩，現在連翻翻的勇氣都沒有。記得那年收到剛出爐的詩集時，我只看看序及後記，然後就塞入書架，當時的情景，有一句文藝腔的形容非常貼切：「平靜的心湖裡蕩不起微波」。隔了這許多年，我仍然沒有辦法把整本詩集看完。有時東找西找翻出舊作，看了連自己都大吃一驚，曰：「我怎麼會寫出這麼漏氣的東西？」至於別人怎麼看法，真真不敢想像。

但凡會用字串成句子的人多會以為自己的「句子」是最可愛的，是遣字用詞最恰當的，所以如果被人指摘「造句不通」，或根本不會造句，那種憤怒可想而知。試想想人家辛辛苦苦的用成千上萬的字東湊西湊才湊成一部書，本意是想叫好又叫座，或者希望藉書而走進歷史，却被不通氣的批評家大筆一揮，說根本不值一哂，如果用字湊成書的人不拿出自己最厲害的已不是秘密的秘密武器「字」來回敬批評家，怎麼能消這口氣？所以一旦有針對某一本書的填掛評一出，用字湊成某書的人會出來反唇相譏，說批評家公報私仇居心不良焉，根本看不懂他的句子（書）焉，小學六年級還沒畢業焉，所以沒有批評的資格焉，這麼一來凡是和兩造有些瓜葛或完全沒有瓜葛的人馬紛紛奮不顧身磨拳擦掌齊齊出動，彼此以「字」作武器，刀來劍往，砲聲隆隆，火光冲天，一片烏烟瘴氣，這種現象就叫做「筆戰」。

從前教育是種奢侈品，會認得幾個字的人便自許爲「特殊階級」，除了寫些文章載載道嚇嚇人之外，還可藉此升官發財呢。如今教育普遍，會認字已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而會用字串成文也沒啥了不起，所以寫作者不必以高人一等自居，說甚麼教育群眾領導群眾，可能旁邊那個永不寫作的讀者，所識的字比你多學問也比你大哩。偏偏有人認不清楚這個「事實的真相」，自己標榜猶未足，還妄想以自己的文章來改造社會，作其衆人導師狀，天下還有比這更無知更荒謬的事情乎？

所幸者自己的文章從未擺出個導師的款，也沒有想藉書走進歷史的慾望，不過即使本身是最最沒有野心的人，不必要的麻煩有時還是要找上門來。麻煩之一便是無端端被人指着鼻子罵，說是「頹廢作家」啦，沒有深刻去體驗「火辣辣」的生活啦，只會躲在象牙塔裡吟風弄月啦等等。我是非常潑辣的一個人，可是對於這種「人身攻擊」，最好的辦法還是不予理睬，如果不堪一激之下爲文反駁，便中計矣。不過有一點我常常覺得奇怪的是：罵的人又不是作者本身，怎麼知道人家沒有體驗生活？

有一段時期看了黎驪先生的幾句話，對寫文章這回事和自己的文字能力突然有了懷疑。那幾句話便是：寫作者是不是真有話要說？是不是非說不可？能不能以最好的方式把話說出？如果三個答案都是「是」的話，那就寫吧。我在「反觀內省」之下重新看看自己的文章，竟然有了連自己都大驚的發現：我發現我並非有話要說，也不是非說不可，並且限於功力，更不能以最恰當的方式把話說出。那是一種最澈底的絕望。

從此之後我打破自己對自己的迷信，除非是有話要說而非說不可，否則寧愿保持沉默，不求開達，只求做個實實在在的人。

14.3.1978



黃潤岳

聞思錄

# 五育並進

## 古城之戀之十一

主長培中十年，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設立群育這一科，正式計分，列入成績手冊中。群育科的分數亦可作爲評定操行成績的參考。在星馬，可能仍是創舉。後來新加坡當局也強調課外活動的重要，鼓勵提倡，不遺餘力。可以說是英雄所見略同了。

其實，群育並不是新奇的。我們早就有五育並進的理論。我記得培風校友會的行政組織，便包括這五股。由此可知：五育並進並不只是學校有此要求而已。

在這進步的時代，科學的發明，日新月異。有許多舊的理論都被推翻。然而，在教育這一門學科中，理論的建立和改進，卻是非常非常遲緩的。儘管今天已是太空時代，孔子的許多教育理論，仍是確切不移，毫不动摇的。尤其是在我們華人心目中。

就是西洋的教育學說，幾十年來，也沒有甚麼特別新異的。有一次，我和嚴博士元章兄談天。談到我們學教育的最辛苦，看了幾十年書，仍然是那些固有的理論，不講自己有所發明，連發現都不可能。不像學科學的！他們在實驗室一天，就有一天的成績，做一月就有一月的收穫。

我在倫敦大學教育學院讀書的時候，有一位親戚在倫敦大學工家學院研究原子能。我到他的實驗室去談天，只見他日以繼夜的拿些東西在煮。煮到若干程度，便送到化驗室去檢查。如果不對，又從頭再煮。如果煮對了，便把結果記下來。他一面煮，一面燒點開水泡茶喝。不時向我訴苦：拋妻棄子的跑到

倫敦來，天天面對着這幾個瓶子，想起來真不是味道。無職的時候，竟自己學會了吹製那些實驗用的玻璃瓶。可是，他只「養」了一年半的時間，竟拿到了原子能的博士。我在倫敦一年，讀了幾十本教育理論，每星期上十節八節課，在幾個中學和小學實習了好幾星期，最後只考到了一張教育文憑，和我同榜的近百人！

我們從事教育工作，在理論方面，只能墨守成規，不易標新立異。在執行方面，當然要注意到時空環境和時代潮流。

大馬的一般學校，都以智育為主。至於華校，還注重德育。這幾乎連體群美三育也包括在內。從前有些華文中學規定：體育不及格要留級。看起來，好像是很重視體育。其實，董教雙方多只注重校外競賽的勝利，常把體育道德忽視了。

我列出的群育，就是學校的課外活動。培中學生有兩個活動團體：學術研究會及康樂促進會。這兩會對於培中學生離校後的處世處事，有巨大而深厚的影響。比我們從前讀書時的學生自治會更好，因為活動範圍更大更廣。我辦學校向來都是尊重學生的（這裡要稍微解釋一下：所謂尊重學生，就個別學生來說，我尊重他們的自尊——雖然我常不管他們的面子；就整體來說，我尊重他們的正確的意見。因此，我的尊重，決不包含任何遷就、敷衍、不顧尊卑、不分上下的成份），我對於兩會的一切，非常重視，而且儘可能支持。

在我還未接任之前，培中董事會已籌足了款項，要成立軍樂隊。我在龍引做校長時，在董事長鄭振中先生熱忱支持下，已經有一隊相當够水準的銅樂隊。後來得到英文教師湯瑪斯的協助訓練步操，龍引學校銅樂隊的操演與變換隊形是頗負盛名的。湯瑪士隨我一同到培中執教，我便要他繼續訓練步操，全體新中學生都要練習，以減輕軍樂教練的工作。他訓練了一批年紀大一點的同學作助教。我希望通過步操的訓練，除了養成守紀律服從命令的習慣之外，還要使培中學生能有獨特的走路的姿態，因而顯示出一種培中學生風度。後來果然有些同學沒有穿校服，在有些人一看之下，便會問：你是不是培中的學生？

軍樂隊在校友何祥三許聲瀛兩位先生高明指導下，進步神速。初次公開演習時，真使我驚喜不止。接下來就有應接不暇的社團邀約。而董事會又有規定：婚喪喜慶報効學校達兩千元者，便派樂隊前往。軍樂隊後來擴展為軍銅樂隊，改由楊澤波王祿權兩位校友負責指導，還受邀灌過兩張唱片。軍樂隊的隊

員在開始時，還覺新奇有趣。日久生煩，在出隊時教練就苦了。好在他們任勞任怨，隊員們在他們的熱忱感召下，紀律良好，水準頗高，服務精神尤佳。

我到培中的第一年，除了成立軍樂隊之外，又成立了男童軍團，開始時是請呷州童軍副總監陳堅國先生來校協助訓練。培中原是呷州最先成立童軍團的學校，中斷甚久。在同學們迫切需要下而復興，所有的童軍，不僅對於有關童軍專業的學習很熱心，在校內校外的服務方面，更是有口皆碑，尤其是在校慶忙碌的時候，童子軍簡直是學校的一支御林軍，像作戰一般，可以不分日夜的指揮。不久又成立了一團女童軍。她們與男童軍配合得很好。一年一度的營火會，約請全馬各友團來參加。規模之大，辦理之完善，用費之儉省，都是無懈可擊的。

培中的絲竹樂隊也和童軍一樣，中斷已久，也是同一年復興的。在校友林志國先生指導下，可以和銅樂隊媲美。林先生因事不能繼續効勞時，由培風校友會接下去，始終能够保持一定的水準。

家政原是女同學的正課，我把它改爲課外活動，同學可以自由報名參加。有些男同學對此有興趣，我也准他們參加。還有縫紉，也是課外活動，卻沒有男同學參加了。

有若干同學喜歡柔道，便成立了柔道會。加上原有的紅十字救護隊攝影組之類，合共有廿幾項。每一項活動，都有一位老師做顧問。有的活動需要聘請校外人士擔任指導，都是盡義務的，最多津貼一點車馬費。

於是，正式制定章程，將所有各項課外活動列爲群育。每位同學必須參加一項。在特殊情形下，始可參加幾項。每年開學時發出表格，自由選擇，只有新一學生以步操爲群育項目，強迫參加。

我如此強調課外活動，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課外活動有學術的，如各科的學會、各種研究會及各種學藝競賽之類；有康樂的，如華樂、歌詠、舞蹈、銅樂、口琴、戲劇、攝影、園藝等；還有實用的，如家政、縫紉、工藝及電氣等。

我們可以利用課外活動來配合課堂學習，訓練工作能力，培養服務精神，豐富學習生活，促使身心健康，提倡正當娛樂。

華文獨立中學所處之地位及所面對之環境特殊，真是任重道遠。如果我們主意要與政府學校爭短長，專門致力於參加公共考試，那豈不是失去了創辦華文獨中的原來宗旨，只不過是替政府多辦一開中學而已。政府除了辦學術性的中學之外，還有技術及職業學校。我們華文獨立中學便得爲大多數不會讀書



不能升學的同學着想。

任何學校，不論是公立或私立，總會有極少數成績特殊好的，極少數很壞，大部份是中等的。我們無法要求每一個學生都能通過政府的考試。

任何人也都會明白：辦學校不是專門爲了考試。

我們通過各種課外活動，都是由同學們自由選擇的，適合他們的興趣，使他們對於將來的社會生活先有充份的準備。書讀不好還在其次，至少學會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也有人認爲課外活動浪費了許多時間。所謂「浪費」是白白的消耗，沒有收穫，沒有代價。課外活動是有目的有組織、在老師指導下的活動，這不是浪費。

或者說它剝奪了讀書的時間。這是少數同學們的藉口。因爲我們要求學生每天廿四小時的抱着書本。參加課外活動正是做功課的最好調濟。英國有句俗語說：只讀不玩，約翰變蠢才。主持兩會的工作，多是最繁重費時的。然而歷屆負責兩會的同學，成績都是很好的。我的兒子在培中讀書時，高中三年都負責主持兩會的工作。有人說得好：會讀書的學生，知道如何分配時間。不愛讀書的，反正不愛讀，與其無所事事，終日到外面閒蕩，不如到學校去參加一些正當的活動。也有人責難說：培中銅樂隊滿街跑，怎麼不會影響會考成績。這種推理是似是而非的。參加銅樂的目的，不是爲了穿着漂亮的制服，掛着各種徽章，專門爲了出隊遊行的。影響會考成績的因素太多了。

培中的銅樂隊和培中旗隊，簡直成了馬六甲州各項慶典中的主力。有口皆碑，無人不曉。這正是培中教育成功的地方。十年窗下無人問的科舉考試時代早已過了。

此外，全校同學每人必須參加一項課外運動，也計分列入體育科。培中先後幾位體育主任如高棟銓陳國華鄭林唐諸位都是上選。不僅本身在體育技能方面能有表現，訓練學生也有獨到之處。我始終認爲體育不是專門爲了奪錦標，爭榮譽，甚至可以不擇手段；因而只偏重培養特殊的運動員，有些運動員就不免有驕傲的勇氣，忽視功課，不檢點行爲。在我主持校政時，就沒有給過學校運動代表任何優待，不論是物質方面也好，功課方面也好。功課及格是每一個學生的最低要求。哈佛大學的足球隊便是功課好的學生。

這幾位體育主任都和我配合得很好。我們希望每一位同學有健康的體魄，有個美的儀態，有相當的運動技能，有合群的觀念，更要有良好的運動員風度和體育精神。體育主任除了體育方面的責任之外，

在德育和群育方面也得出力。在我的極力邀請下，體育主任陳國華先生還担任過一年訓育主任，至今我仍感念。

美育的培養，當然不是靠那幾節美術課和教美術的老師。美術只是美育中的一種表達美方式，上課不過是一種技術訓練而已。從而可以培養出審美觀念和美的感觸。

在五育並進中，美育的培養最難。要到了求真求善之後，才能求美。這是不可強求的。

美育的內涵，既廣且深。外在的要不亂，內在的要不俗。甚麼是不亂？甚麼是不俗？如何去達成？那就不易細說了。美的範圍廣，校服教室佈置校園環境……莫不包括在內。美的含義深。畫畫得好，字寫得好，手工做得好，固然是美。一篇好作文，一首好詩，又何嘗不是美！進而至於對人生有了解，對宇宙萬物有看法，乃可到達一種人格的完成，那便是最高的美的境界。

古人所謂身教，以身作則，用人格來感化，便是培養德育的不二法門。我常在週會中提出四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君子不欺暗室。我自己做不到的，不敢要求人。言和行是必須一致的。除了以身作則之外，還要推己及人。

古人又有所謂不言之教。我想，那就是培養美育了。

我感到我自己所受的六年中學教育，對我的印象甚深，影響極大。我可以說是在那段時間「定型」的，因此，在我從事華文中等教育工作的廿多年中，我一直是戰戰兢兢唯恐稍有差失；同時我也是竭盡心智，以求能作到最佳的奉獻。在今天，我敢大膽講一句：我從不會把校長的職位，當作是一種職業。我沒有計較過我的薪津待遇，可為明證。

培中的學校範圍大，學生人數多，工作繁，責任重，工作時間長。我由龍引轉來，薪津並沒有增加；有些服務條件也不能比。然而家用開銷卻大得多了。

在我進入教育界的時候，我已經決心以教育為我的終身事業，輕名薄利，清高自守。後來因為華文中學及華文教育牽引到民族文化存亡，除了盡忠職，還得堅苦奮鬥。以傳道授業為職志，有殉道不屈的操作。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

我的座右銘是：消極的是不可誤人子弟，積極的還要傾一己之全力，促使學生五育並進，蔚為完人。我對我自己也很有信心，所以兒女們都在自己的學校，完成中等教育。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已經忠實地走完了我這一段。回首過去，非常愉快，非常滿足。

賴山舫專欄

# 蒙塵的皇冠

×××老哥：

你那裏可否找到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一九三三年初版，一九五七年修訂版）？我跑遍台北書店，找不到此書，最後使出「偵探本領」，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圖書館看到此書，但那是初版，而我想查的是修訂版。這恐怕是沒有辦法的事。甚至連黑市的翻版商，好像都不敢盜印修訂版。近年來常有人提議在台北設立一個漢學研究中心，可是如果連孫楷第這本最基本的書目，都這麼難找，怎麼做研究呢？

當然，這不能一概而論，因為有些海內外孤本倒又可在台北找到。譬如說，我手邊就有兩個很好的小說版本。一本是胡適珍藏了三十多年才拿出來影印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這是「紅樓夢」所知的最早一個鈔本，我看的這本還是胡適親筆署題「送給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的。另一本是明萬曆版的「金瓶梅詞話」，也是所知的最早刻本，一九三三年在北京影印過一次，一九六三年被日本人拿去翻印，現在台北的書商又去東京拿回來再影印，說來真是有趣。這本「金瓶梅詞話」很精采，什麼都沒有刪掉，包括「妖精打架」的部



份。

台北現在是春天了，春意撩人，杜鵑花開得好美，我簡直不能好好安下心來讀書。前一陣子才痛下決心，閉門讀中國通俗小說。我幾乎十多年沒讀水滸三國西遊了。奇怪，這幾本小說對中國人的支配力這麼大。只要你學過中文，不可能不知道，好比聖經在西方。我想這些書到現在還是暢銷書，至少在台北書店攤子上，到處都是，觸目可見。所以說曹雪芹的十年血淚，實在值得。其實十年並不算長，好些西方大小說也寫了十年左右。喬叟的「費尼根的守夜」更久，寫了十六年；一九二三年動筆，一九三九年才出版。因此老哥若想做個小說家，實在可以不必急著成名，慢慢來可也。

中國的小說，雖然在唐代已開始成熟，但宋元明清以來，傑出的作品似乎並不多。孫楷第的書目，列了宋初以來大約六百種中國通俗小說，包括長短篇，但我懷疑這些作品會有人想去全部看完。唐人的小說，孫氏的書未列，大概他認為唐人小說不算「通俗」，而算「經典」的一部份，因為「太平廣記」這套宮修類書都收錄。不過，唐人小說裏面有幾篇是很精彩的，像蔣防的「霍小玉傳」、白行簡的「李娃傳」，寫女性的愛情心理，寫得那麼曲折纏綿。

夏志清那本論「中國古典小說」的英文書，討論了六本「經典」作品：三國、水滸、西遊、金瓶梅、儒林外史及紅樓夢。前四本是所謂的明代四大奇書，但有趣的是，「四庫全書總目」根本不理睬，隻字不提，而如今卻成了「經典」，宛然可以跟十三經相比。我想如果你要証明儒家對通俗小說的輕視，最好查一查儒家所編或受儒家影响的書目，你會對他們的「小說家」的定義，感到啼笑皆非。當然這可能患了以今非古的毛病。

除了上面提到的這些作品，中國小說值得一讀的，我想還有「三言」（「喻世明言」、「醒世恆言」、「警世通言」）、「二拍」（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等宋明話本小說。至於清代，除了「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大概還可以加上「老殘遊記」及「鏡花緣」吧？這大概也就是我這個春天的閱讀書單了。在深夜埋首於古人創造出來的小說世界，感覺真是奇妙，你會覺得，文章確是不朽的盛事。

這些小說最吸引我的東西之一，是它們的文字運用，也就是胡適所說的白話文。唐人小

說還相當「文」，到了宋元話本，已經很「白」了。難怪西方的漢學家，近幾十年來對中國的通俗小說及戲曲，大感興趣。我想一來這些作品比較合他們的口味，比較有「人情味」，二來是他們在閱讀上比較少文字上的困難。不知老哥以為然否？不過我這樣說一點也沒有輕視這些漢學家的意思。事實上，日本及歐美學者在中國小說上的研究成績，是大為可觀的，像韓南（Patrick Hanan）在「金瓶梅」和話本小說上的研究貢獻，恐怕是今天的中國學者也不能輕易忽略的。可惜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只出了上卷，寫到晚唐為止，不然看他論唐以後的白話作品，一定很精彩。

最近讀到一篇論唐人小說的英文論文，該文作者用「蒙塵的皇冠」（The Dusty Crown）作標題來形容唐傳奇，想是因為唐人小說被人忽略已久之故。其實，中國舊小說，幾乎每一本都或多或少經歷過一段「蒙塵」的時期。可是在今天，我們可說很幸運，好些「蒙塵的皇冠」都被發現了，重估了，甚至被人從「異域」找回來，像「隋史遺文」，像「三言」、「二拍」的完整原本，都是從日本拿回來的。午夜讀書，常想到這些，尤其是手上拿着通俗小說最早刻本的現代影印本，如李田意攝校的「三言」本子，不禁感到「禮失而求諸野」的可悲。但是，禮失而還能「求諸野」，我們是否也應該感到可喜呢？

弟

山舫上

三月五日台北

## 輕描集

## 空椅

今夜一個人去我們喜歡的咖啡店，快要打烊了，沒有甚麼顧客，大部份的椅子空着，才發覺原來幾乎沒有一張是相同的，林林種種，各式各樣，有的腳上彫了過於複雜的花；有的意外地粗簡；或高背，或只是適中的，尋常的背；鋪着褪了色的坐墊，期待着人坐上去。一坐了人椅子就不顯眼了，尤其假如是一個戀愛着的人。因為戀愛着的人是非常光芒的，放恣地搶他周圍一切物事及人的風頭，理所當然地，甚至沒有想到有人會不高興。又或者，椅子和坐它的人之間也是一種愛情，有了對方就心甘情願沒有自己，十分滿足，所以從來不追究。而坐它的人並沒有考慮過椅子是甚麼樣子的，只求舒服，只求喝的咖啡香，和抽的烟提神。是這樣的嗎？

我並沒有坐我們常坐的桌子。望過去，我企圖想像自己比較開朗時候的神態。我笑得太大聲，用太多的三字經，發一點脾氣，討論一些無傷大雅然而不太真心的計劃，像一切熱戀中的人。像一切熱戀過的人，今夜一個人去我們喜歡的咖啡店，望着我們坐過的椅子胡思亂想。是的椅子一張張空着……快要打烊了。

## 肩

其實沒有甚麼大不了，只不過心裏非常難過。唐問：「有甚麼我能做的嗎？你要維他命丸？」感到委屈了，理直氣壯地說：「沒有人能做甚麼。我不要維他命丸，我要A。」馬上

伏在他肩上哭十五分鐘。哭完覺得不夠，進去洗手間坐下來再哭十五分鐘。唐有時真好，他沒有苦訴，有甚麼問題服一兩粒維他命就解決了。他的肩隨時歡迎神經質者伏上去哭，是的，隨時，不管是爲誰流的眼淚。於是替他感不平，因爲這次爲的是A，爲的是自己不到家的自私，自己不應該的擁有慾。能說不幸福嗎？不能。不單只因爲可以想哭便哭，更是因爲有一個人的肩可以伏上去哭。更是因爲哭完之後想一想，一切都想通了。更是因爲有時間可以哭，整半個小時，有些人忙到連吃飯都沒時間。能說不幸福嗎？

## 生情

巴士罷工的時候搭地下車。兩個月後罷完工，回去車站等巴士，站邊的樹不見了。也是一陣惋惜。以後下雨，沒地方避雨了，那個時候，還嫌一樹的白花煩呢。人是這樣的罷，有的話挑七揀八，到沒了才悔恨，才覺得有的時候的可貴，可是已經遲了。要是每個人能珍惜一下自己所有的，天下就太平了。然而送出門的東西一定是賤的，擁有了的東西一定是不稀奇，總要費盡心機去得那得不到的，自己弄到頭崩額裂不得已，還白白荒廢了那已在自己份內的。再回頭那份內的又或者變了質了，又或者失望而去了，結果甚麼都沒得，甚麼都沒被得到。你別說，世界就是這樣繼續下去的，近於無謂。一個人心情不好，見到甚麼都有牢騷發，廢話連篇，這叫做觸景生情。

## 過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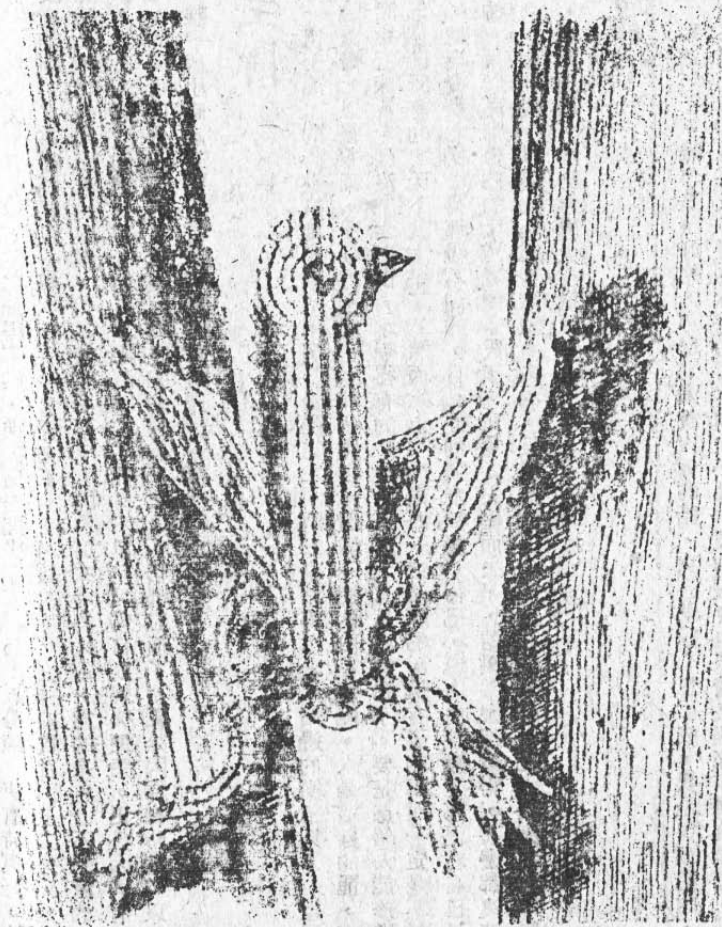
又過年了。過年是很好的，可以到處說吉利的話。我喜歡說心想事成，我是很誠懇的，每個人假如都心想事成，對他身旁的人也和睦一點，笑的機會也跟着多起來，真的是好。還有萬事如意，意思差不多，不過似乎比較潛意識，可能心裏並沒有要求，然而一樣如意了，很中庸的，非常的傳統。所以不喜歡萬事勝意，太過囂張，聽着都不舒服，多心的要懷疑是諷刺。我一向易滿足，勝意非常份外，想都不敢想，免得失望更大。龍馬精神也好，尤其因爲是馬年，更加應該了。其他的因爲隔了這麼多年，不很記得了，恭喜發財當然是一定要說的，難得有俗得這樣可愛的句子。至於添丁，對唔住，開玩笑。



謝清

# 專家與鳥

●「鳥」：艾倫斯特（HANST 1891-1976 德）



○第一幕 專家的話

語言專家：鳥乳特先生，你是當代數一數二的鳥類專家。據外頭傳說，你最近收得一隻能言鳥，這鳥善解人意，精通人話。甚至有這麼一個謠傳，說這隻能言鳥還能出口成詩呢！你我是一場老朋友，可否把實情告訴我呢？

鳥乳特：不錯。我的確從爪哇收贖了這麼一隻能言鳥。這鳥的模倣能力十分強。在短短的幾個月內，便幾乎通曉人類的語言。它有出口成詩的能力，這也是別的能言鳥所不及的。只是它在作詩時，只用鳥話，不用人言，這點倒使我百思莫解。

語言專家：它用鳥話作詩，你又如何明白？

鳥乳特：哦，那你就太小看我了。我曾花了整十年的時間，去研究各種鳥類的語言。因此，當那頭能言鳥出口成詩時，我便能當場筆錄下來。有時它興緻太高，鳥話講得太快，我還要利用鳥話來叫牠放慢呢！過後，我再將牠的口述稿通譯爲人類語，抄了，寄到各大報章發表，因註明這些詩是一隻能詩鳥作的。因此，特別引人注目。同時各方都給這些詩不少的佳評。

語言專家：你爲何不著令能言鳥以人話來作詩？這樣一來，不是更加轟動，同時你也能因牠出名一番？

鳥乳特：這倒是個好主意。

（這時，語言專家借故向鳥乳特告辭，離去。送走他後，鳥乳特走入書房。書房一側有一鳥架，能言鳥棲於橫架上，雙眼閃着智慧之光。鳥乳特一進房門，看到能言鳥，就想起語言專家的那番話，走向那頭鳥。）

鳥乳特：（他特意選在此時，用鳥語與能言鳥交談，因他感到如此做，會比較親切一些，容易取得鳥之信心。）能言鳥，我一直都很欣賞你出口成詩的能力。尤其是詩中的意境及意象，更是十分了不起。你的詩，一直都得到人類的賞識。我和我的朋友，都有同感：如果你能以人類語言來作詩，你很可能成爲本地區第一隻獲得文學獎的鳥！

能言鳥：（出乎意料，此鳥竟用人話回答）鳥乳特先生，你太誇獎我了。我只不過是一隻普通的鳥而已。我的天地不若你的舒適。如今失足被捕，我只得認命。再加上你特意的照料，使我縱然有離去之心，也有點良心過意不去呵。但我被縛于此，成日沒有體力運動。若連腦袋也不活

動活動，我豈不似家鷄一般的痴肥無用！因此，我便在你閱讀時，偷聽你讀的文章或詩篇內容。日而久之，我心中也多少有所感受，便不知量力的學起作詩來了。聊以自慰罷了！

鳥乳特：但是人們很欣賞你的詩作。因此，我和我的好朋友語言專家都認為，如果你能以人類的語言來作詩就好了。因這麼一來，其他的人可以直接聆聽你的詩作，是第一手的資料。其次，你的詩，可灌錄成唱片，卡式錄音匣或八聲道聲帶，或甚至拍成記錄片。這麼一來，你的活動不是更具體嗎？你想看看，這方法好不好。

能言鳥：我從來就沒想到這些事。我們鳥類有牠的鳥觀點。我希望你能尊重我們的觀點。我認為，我作詩是自娛的。最多嘛，是傳給我的鳥朋友聽聽，過癮過癮。如果你欣賞，你不妨通譯成我們的語言。我作詩，只是給我心頭爽快而已。我不會考慮到你的問題。

鳥乳特：你怎麼說得如此堅絕！

能言鳥：這是我鳥立場，我的鳥原則。我絕不讓步。

鳥乳特：我勸你還是好好的考慮考慮。否則得不償失。

能言鳥：沒有考慮的必要。

鳥乳特（惱羞成怒）：你這隻笨鳥痴鳥呆鳥！你知道嗎，你若能如此做，將會賺多少錢！同時你我都能短期內平步青雲。怎麼你竟不要！

能言鳥：派閒來無事的樣子。

鳥乳特（近乎暴怒）：好！若不答應，我今天開始就不供給你食物和水。

能言鳥無動於衷。

鳥乳特：你聽到我剛才的話沒有？我不給你吃的，看你怎樣！

能言鳥：（細聲和氣）你有沒有聽過：不爲五斗米折腰這句話。

鳥乳特：（聽了，怒不可歇）你！你！哼，和你多說也無用。

（一股惡氣，鳥乳特用力把門關上，一聲巨响，把能言鳥關在書房中，他走了出來。）

幕下

## ○第二幕 不安協的鳥

語言專家和鳥乳特在大街上碰頭。互相交談起來。

語言專家：老兄，好久沒有見到你發表那些鳥詩了。你那隻能言鳥難道是死了，還是你轉手賣去了？

鳥乳特：唉，最好不用提那衰鳥。

語言專家：爲甚麼？

鳥乳特：我按照我們的計劃去勸那鳥以人話作詩，結果是碰到一鼻子灰。

語言專家：這怎麼講！

鳥乳特：那笨鳥拒絕了我的建議。說甚麼鳥話不可用人言代。人話說不出鳥的心聲。後來，我見軟的不吃，我就用硬的。我恐嚇他，說他不答應，我將把他餓死。但他始終都原則不變。我餓了他兩日，便不再餓他。因他到底還是隻值錢的鳥。就因爲是看錢份上，如今我左右爲難。不賣他，他如今因我而嘔氣，連話也不說一句，更別說作詩。我收入大減。賣掉他，又怕他在新主人面前作起詩來，那麼，那新主人不是像中了彩票獲了寶嗎。你說這下子我慘不慘？

語言專家：那你有沒有利用一些優厚的物質條件來誘導他！

鳥乳特：有！我向他建議，若他肯合作，我可以讓出一間房來給他住。前兩日，爲了此事，我還特別買了另一隻雌能言鳥給他作伴。希望他能改變初衷。誰知他還是老樣子。咀巴巴酒瓶口還塞

。真氣死我！

語言專家：這鳥實在不識抬舉。如果我是你，到了這個地步，我非去把他身上的毛拔光，燉了吃掉，進補也好！

鳥乳特：他值二千多元呀！

幕下

### ○第三幕 鳥的叛亂

（雄雌能言鳥在鳥架上交談）

雌鳥：據說你能作詩？

雄鳥：這種雕虫小技，誰都做得到。一隻鳥只要牠下定決心。牠總能成功的。這並沒有甚麼了不起。只不過我那個多事的主人，他又曉得鳥語，結果把我的習作通譯成人語。發表在人類的報章上，引起人類的注意，又召來許多不必要的煩惱。這都要怪他一時之過。

雌鳥：你怎麼好怪他呢。他這麼做都是一番好意呵！如今人類不是都知道有這麼一隻能做詩的能言



鳥嗎？你該感到無限光榮才是！

雄 雌 雄 鳥：他甚至要我以人話來作詩！

鳥：這是你能力做得到的。又有甚麼不對？

鳥：（瞪了伊一眼）你，你呵，實在連做鳥的資格都沒有。你怎麼連一點基本立場都沒有！你想想看，人類要你用他的語言來作詩，只不過是想利用你模倣能力來陪襯他們的偉大感。在他們心目中，有利用價值時，是一件陪襯物，玩伴。沒有利用的價值，便棄你如臭袜。千萬要記住，我們無論如何通曉人話，在他們的眼中，我們不過是一隻低賤的飛鳥。呼之則來，喝之則去。

鳥：我想，人類不會像你所講的那麼差吧？

雄 雌 鳥：你想想看，他把你送到我這裏是甚麼用意？如果有一日，他發現你對我起不了絲毫反應，你

猜他會怎麼辦？（雌鳥稍做思想狀）他說不定就把你當做是烏雞，殺了燉來進補！

（這時，鳥乳特進入。雄鳥一見他來，立刻將頭隱入兩翅之間，不理他。）

鳥乳特：能言鳥，算我服了你。你不必一定要用人話來作詩。你可用鳥話了。同時，我也立意把稿費的一半交還給你。你就快生產些鳥詩吧！最近像我這一類的專家到處都不吃香，快就連三餐都無法維持了。最少你多作幾首詩，我可以利用詩的稿費來還房租、清電視費及買食物給你吃呀！

（能言鳥不聞不問，裝勢作睡態。）

鳥乳特：（稍等一下）喂，你這蠢鳥！到底你是想怎麼樣！別好酒不吃吃罰酒。氣將起來我把你捏死算了。

（說完，做勢欲捏鳥。但出乎意料，此時，能言鳥突把頭伸出，往鳥乳特左眼一啄！啄得鳥乳特這個鳥語專家滿天神佛，火星亂飛。一股殺意燒向胆，他順手提起一把利剪，睜開眼，見鳥影幢幢，順勢向鳥頸剪去。咔嚓一聲，剪斷的不是能言鳥的頭。却是牠腳上的鎖環。能言鳥一脫身，撲向鳥乳特臉上，用爪大力一抓，用人話喊罵說：「你這可卑的人！」而後，破窗而去。鳥乳特臉上三個趾傷，哭喪着臉，蹲在鳥架下，又驚又怒。雌鳥在鳥架上看着一切，喃喃自語：「我在作夢嗎？我在作夢嗎？」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八日稿）

綠洲譯  
Dinsman 作

# 在沙南蒂島

## 第一幕

在一個小島上。浪濤聲中，微風自海上吹來。莎與迪兩人全身濕透；兩人互相凝視。

迪：冷？

莎：嗯！

迪：咎由自取！

莎：噫，可怕。

迪：（停）

莎：莎！

迪：迪！

莎：（大喊）莎！

迪：（有點吃驚）迪！

莎：（高聲大喊）莎………！



dinsman

莎：（有點滑稽）她！

她：（又再大喊）莎………！

莎：你在叫誰？

她：我在叫妳。

莎：太大聲了？

她：（再次大喊）莎………！

莎：我不是在這裏嗎？

她：（又再大聲叫）莎………！現在妳在每個地方。我看到妳在每個地方。在樹林中。在樹葉間。在花叢里。在沙石上。在青草間。在水裏。在風中（大喊）莎………！

莎：（也大喊起來）她………！

（停）

莎：（再次大喊）她………！

（停）

莎：她………！

（停）

莎：她。我感覺到每個地方都有你的存在。我聽到你的聲音在浪濤聲中。當海風吹拂我的身體時，我感覺到好像你的手指在撫摸。

她：妳覺得冷。噫，莎！妳是那麼美麗。

莎：我冷。

她：妳很美麗。

莎：我冷。

她：讓妳的身體發抖。

莎：你很殘忍。

她：來吧，我們跑步。

莎：到那裏去？

她：不去任何地方。

莎：跑步？

她：讓妳的身體發熱。

莎：那邊的太陽已經看到了，過一會兒就熱了。

她：等一下又會下雨，很大的。讓妳冷到發抖像落湯雞。

莎：不。今天將不會再下雨。

她：（大喊）雨水……傾盆而下吧……。

莎：（大喊）太陽……發出光與熱吧……。

她：（又再大喊）雨水……妳聽到吧，我的聲音比較大聲。過一會兒就下雨了。

莎：不。你聽——（大喊）太陽……雖然我的聲音不大聲，太陽會很清楚的聽到我的聲音。你知道爲什麼嗎？

她：妳以爲妳的聲音很悅耳？

莎：不是的。因爲你在太陽裏面。

她：而妳却在雨水中。

莎：如果我在雨中，我將不落下來。罪有應得。噁……（歡呼）

她：噁！

莎：噁！

她：不再冷了？

莎：冷！

她：因爲妳的衣服濕透。脫衣吧（她脫掉自己的衣服，放在陽光下晒着）

（突然傳來直昇機的聲音）

莎：她，那是什麼聲音？

她：是的，那是什麼聲音呢？

（直昇機的聲音越來越近）

莎：她，看那邊。



迪：好像是直昇機。

莎：他們在找我們？

迪：誰將會尋找我們？

莎：你的家人。或是我的家人。

迪：他們那裏有直昇機。

（停）

莎：直昇機越靠近了，迪。

迪：伏下去！

（他們俯伏下去，直到直昇機的聲響遠去）

迪：他們不是在尋找我們的。在這裏沒有人會找我們的。

莎：你那裏知道？

迪：妳害怕？

莎：爲了什麼？

迪：如果那直昇機是在找我們。

莎：不。

迪：不害怕？

莎：不。

迪：如果不怕……

莎：什麼？哈，如果不怕，什麼？

迪：如果不怕……脫下妳的衣服！

莎：（驚異萬分）啊！

迪：爲什麼嚇了一跳？

莎：沒什麼。

迪：我叫妳脫掉，因爲那衣服已濕了。哈，脫下那件衣服，晒一會兒，當它乾了以後，再穿回去。妳以爲我要什麼？

莎：沒什麼。

（停）

她：爲什麼不脫下？

莎：你是男孩子。而我是女孩子。

她：誰說妳是男孩子？

莎：你叫我們脫掉衣服。

她：噢，女孩子不能脫掉衣服？

莎：不可以。

她：不可以，罷了。那就不要脫。

莎：要脫。

她：哈，脫吧。

莎：你看那邊。

她：那邊有什麼東西？

莎：噫，那隻鳥很美麗，牠的羽毛是藍色的。

她：比我面前的鳥兒還美麗？

莎：你面前那裏有鳥兒。

她：在我面前，一隻鳥兒正在冷得發抖。

（停）

她：嗯。脫下妳的衣裳吧，可愛的沙南蒂鳥的仙女。

莎：沙南蒂鳥？你怎麼知道這個鳥的名字叫沙南蒂？

她：妳不知道？

莎：我沒有說我不知道。

她：如果知道，脫下妳的衣服吧。

莎：爲什麼一定要脫？

她：不是一定要。可是如果要儘快驅寒。

莎：她！

她：嗯。

莎：我不好意思！

她：爲了誰？

莎：還有誰在這島上？

她：噢，如果是這樣的話，讓我走開。剛才我看到那邊有楊桃，還有仁心菓。

莎：爲什麼不採摘？

她：等一下我去採。

莎：我跟着去。

她：妳坐在這里。脫下妳的衣服然後曬乾。（走出去）

莎：我跟着去。

（也跑步出去）

## 第二幕

他們正在吃果子。

她：最後我們終於找到以前我們要找的地方。

莎：在這之前你曾來過這裏？

她：跟妳一起來。

莎：在跟我來之前？

她：跟妳一起來，在夢中。

莎：你記得嗎我們已在這裏幾天了？

她：沒有。妳有計算？

莎：沒有。有什麼必要計算日子？

她：以前妳從沒有過一天不在日記上寫些東西。用一些不完整的句子好讓別人讀了不明

白。

莎：現在不需要再寫日記了。需要嗎？

她：我覺得不需要。

莎：又用「覺得」這字眼。不要覺得。

她：妳吃這楊桃不覺得酸？

莎：（凝視）你很聰明。

她：有看到妳的臉嗎？

莎：滿是皺痕。你的臉也有很多皺痕。

她：妳怎樣看到自己的臉？沒有鏡子。

莎：在你的眼睛裏。

（停）

莎：她！

她：莎！

莎：她！

她：有什麼東西？

莎：沒有什麼。一定要有什麼東西嗎？

她：讓它那樣吧。

莎：但我們也要學得精明一點，以免受騙。

（他們笑）

（停）

莎：她。

她：爲什麼？

莎：（有點遲疑）你不想念你的家人？

她：爲什麼突然這樣問？

莎：噢，原諒我。

（停）



莎：我突然想起父親。

她：是的，我明白。

莎：他正病得很重，那時我剛好離開家裏。

她：妳要回去？

莎：（有點驚奇）她！

她：我將不會阻止妳。

莎：或者是你想回去？

她：我來到這裏不是爲了要回去。

莎：我要跟你永遠在一起。

她：莎！

莎：她！

（互相注視）

莎：爲什麼在吉隆坡我們不能這樣活着，她？

她：（眼光銳利的注視着莎的雙眼）

她：（稍爲大聲）莎，如果時候已經來到，我不會介意把妳送回妳父親家裏。

莎：她！

她：來。

莎：到那裏去？

她：回去。

莎：回到那裏？

她：回到妳父親家裏。

莎：我不要。

她：我不想斷絕一個孩子與父親的親情關係。

莎：你從未使它斷絕，我還是愛着我的父母親。

（停）

可能是我使到夫妻之間與父子之間愛的聯繫斷絕。噢，我實在殘忍。

她：莎！我想我們大家都明白。現在已沒有法子可以使到所有牽涉感到適意。我們只是人類，爲實現造物者的意願。

沙南：（已經有好一段時間在觀察他們）可能有別的更好的法子。

莎與她：（嚇了一跳）

她：沙南？

沙南：原諒我的干擾。

她：我的觀察對嗎？

沙南：是的，我是沙南。原諒我的干擾。

她：如果知道是干擾，爲什麼一定要做呢？

沙南：有時候人也須要干擾別人的……。

她：爲了活得平安與幸福。是這樣嗎？

沙南：你也知道。

她：（抑制着胸中的怒火）我不希望成爲謀殺者，不管是謀殺別人還是謀殺自己。由於

這個原因我跑到這裏來。我不想干擾別人的生活，所以我跑到這裏來。

沙南：可是你已經干擾了別人的生活，而現在你又嘗試逃避你的責任。

她：我說我不想成爲謀殺者。我說我不想成爲干擾者。你來這裏有什麼任務？

沙南：帶你回到你妻子兒女身旁。

她：我不是你的奴隸。我跟你沒有什麼事情。去，你回去。

沙南：我是來帶你回去，你們兩個。

莎：我不認識你。

沙南：妳不一定要認識我，來，跟着我，我們回去。

她：沙南。我想你活着不是爲了干擾我。

沙南：你的妻兒需要你。

她：不是人類所有的需求都能獲得滿足的，而上蒼並沒有給我可以滿足他們需求的東西。

。如果我能够那麼做，我就不會來這裏了。我比你更愛護我的妻兒。更何況我……我已跟她離婚。我這不得已。

莎：她，你從來沒有那麼告訴我。

她：我認爲不需要。

沙南：她，你的妻兒現在正在生病。

她：莎也離開她正在生病的父親。

沙南：我們先回去，她。在那邊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她：（笑）你要解決什麼難題呢？你自己的難題已經解決完了嗎？而你又是什麼人，要來插手我生活中的事情？

沙南：作爲一個朋友應該樂意幫忙困難中的朋友。

她：如果是那樣的話就很好。你是我的朋友，你可以幫助我如果你離開這島上。

沙南：我不願意看到你的妻兒在受苦，她。夫妻間沒有說是不會吵架的，而那些吵架不會說不能解決的。

她：誰說我們吵架了？喂，沙南，把這理論用在你自己的身上吧。這裏沒有人需要忠告，我希望你能明白。

沙南：你情願讓你的妻兒們受苦？

她：哎，這個人多麼難搞，喂，沙南，我希望你能知道自己是什麼人。那裏有人樂意看到他所鍾愛的人受苦。如果能夠的話，我根本不願看到這世上的任何人受苦。如果能夠的話！你明白嗎？而你千萬不要不知道，你本身使多少人受苦，你也不必在這裏裝模作樣，好像是一個很幸福的人。

沙南：她，你千萬不要把我當作你的敵人，不管什麼時候我都把你看作是好朋友。你以前幫我的大恩惠，我那裏會忘記，她。

她：現在你想藉機會報答我的恩惠？

沙南：如果能夠。

她：一定可以的。你回去，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我們在這島上。

沙南：我不認爲你在這島上可以生活得很舒服，她。這裏沒有任何設備，沒有好像吉隆坡的娛樂……你自己看吧，衣衫不整，居無定處，飲食也不定時。自從你來到這裏之後，我想你沒有吃過飯。

她：沙南。我不想多說廢話，沙南。我請求你離開我們。

沙南：我已經答應了你的妻子，不單單是你的妻子而已，甚至你的父母，你的岳父岳母，我答應過他們，我將不會回去要是不能把你帶回。

她：我要怎樣做才能使你明白，沙南。不過，那裏有人會了解別人的。如架別的人能够了解，我們就不會跑到這島上來。

沙南：她，當我會見你父親的時候，他的病逐漸加重。可能……可能……可能……

她：可能怎樣？

沙南：你明白你父親病得怎樣。

她：噫，沙南，你不要在那邊花言巧語，好嗎？我知道你主要來這裏的目的是干擾我們，想帶我們回去。而你現在已經知道我們不想回去。事情完了，你還要什麼呢？

沙南：你知道我要的是什麼。

她：（生氣）噫，永遠講不明白的人。我們懇求你不要再干擾我們。我們故意遠避你們，只爲了不想干擾你們的生活。爲什麼你却千辛萬苦來找我們，干擾我們？當作我們已經死了吧！事情完結，哈，你回去告訴他們說我們已經死了。事情完了。

沙南：你叫我這麼容易去欺騙他們？

她：哈，算了吧。不要說騙話，回去吧。快點！

沙南：這位女士叫什麼名？

莎：莎。

沙南：不會想念妳正在病重的父親？

莎：你那裏知道？

沙南：她剛才說的。

莎：那不關你的事情。



沙南：妳還很年輕。在將來才後悔是沒有用的。誰是妳的父親？

莎：（生氣）噫，永遠講不清楚的人，我沒有什麼事情要跟你討論。（莎與她離開那個地方）

沙南：（獨自一個人留下。思考。拿出相機，對着他們的方向，拍了幾張，然後向他們跑去）

莎與她：（很親熱的雙雙走進來）

沙南：（走進來跑向莎的面前，在相機上按了好幾次，然後又跑出去）

沙南：（再次進來，莎與她兩人還感到驚異萬分）明日報紙將刊載你們的照片。今晚你們的照片將在電視中出現。你的家人會立刻跟我聯絡，明天將會有很多人來捉你們。（跑出去）

莎：魔鬼！我們去追他搶回那些照片。

她：來。

（他們跑出去！）

### 第三幕

莎：怎樣了？

她：（深思。沒有回答）

莎：再過一會兒太陽就昇上來了。

（停）

她：看，莎，太陽開始出來了，今天早上陽光是多麼美麗。

（他們真正迷惑了）

莎：（突然間）她，你看，陽光忽然陰暗了。

她：不。只是妳這樣認為而已。我看陽光也像昨天一樣美麗，或者可說是更美麗。

莎：她，我開始相信你以前說的話，生活本身就是一個悲劇。一個上蒼故意這麼塑造的悲劇。

她：是的，這個悲劇是在亞當與夏娃在天堂偷吃禁果後就開始了。

莎：等一下他們就有一大羣人來捉我們。

她：妳以爲他們能成功地捉到我們？

莎：他們一定會把警察一起帶來的。

她：也許他們能捕獲我們的軀體，但他們能捉到我的感情嗎？

莎：就算我們自己都不能夠，他們又怎麼會呢？

她：莎！

莎：她！

她：你感到怎樣？

莎：跟你在一起我感到幸福。

(停)

她：莎！

莎：你又感覺怎樣？

她：跟你在一起我覺得愜意。

(停)

她：莎！

莎：她！

她：在這樣的情況下，妳不感到害怕？

莎：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我能看到你在任何地方，我不知道怎樣去感到害怕。

她：眼看一大羣人要來捉我們，妳不覺得害怕？

莎：她！

她：莎！

莎：你真的跟你妻子離婚？

她：爲什麼？

莎：沒什麼。

(停)

莎：也許家父會接受我們。

(停)

她：莎！

莎：她！

她：妳跑到這裏來，妳以爲妳能遠離父親？

莎：不。

她：遠離他？

莎：他？

她：是的。

莎：不。你遠離了你的妻子？

她：不。

莎：遠離了你的孩子？

她：不。

莎：遠離你的家人？

她：不。

(停)

她：莎！

莎：她！

她：妳認爲爲什麼我們到這島上來？

莎：我到這裏來是爲了你。

她：那樣而已？

莎：你呢？

她：我們爲什麼要問呢，是嗎？我認爲我們都明白。

莎：你認爲我們都明白？

迪：妳不明白？

莎：你明白？

（停）

迪：我明白嗎？

莎：我們需要明白嗎？

迪：疑團。生活本身就是疑團。

莎：兩點開始降落了。

迪：我們去躲在那邊。

莎：你不再喜歡雨了？

迪：我不希望看到妳因寒冷而顫慄。

莎：我却希望看到你發抖。

迪：我們在雨中漫步。

莎：來。

（他們走出去）

（再次走進來。渾身濕透）

迪：冷？

莎：嗯！

迪：咎由自取。

莎：你不冷嗎？

迪：不。

莎：騙話。你看身體已經開始發抖了。

迪：莎，看。那些是什麼鳥？

莎：他們來抓我們。

（從遠處傳來直昇機的聲音）

迪：他們將不會抓到我們的。



莎：她，我們去採果子。

她：什麼果子？

莎：什麼果子也好。

她：什麼「什麼果子」？

莎：噢，你故意搗蛋，是嗎？

她：我是問什麼果子。

莎：哈，算了吧，來。這次讓我來爬樹。

（他們出去）

#### 第四幕

沙南與他的人员進來，其中還有幾位警察。

莎父：他們在那裏？

莎母：（呼喚）莎……。

沙南：伯母不要太大聲，等下他們躲起來。

警察：我們分開來找他們。

她的聲音：（大喊）莎……。

沙南：哈，那是她的聲音。

莎的聲音：（大喊）她……。

莎母：那是莎的聲音。（大喊）莎……。媽與妳父親來了。來，我們回去吧。

莎父：我們遁着那聲音找去。

沙南：在那邊。

莎父：我聽到在那邊。（另一個方向）

警察：我聽到在那邊。（另一個方向）

沙南：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等一下再聽聽。

（她叫莎的聲音與莎叫她聲音在四處都可聽到。沙南的人员都感到疑惑。除了聽到呼

喚莎與迪的聲音，也聽到好幾次「我愛你」的對話。然後在莎與迪的呼喚聲中又聽到：

迪的聲音：他們將捉不到我們。

莎的聲音：他們將捉不到我們。

迪的聲音：我愛妳。

莎的聲音：我愛你。他們將捉不到我們。

迪的聲音：他們將捉不到我們。

莎的聲音：我愛你。

迪的聲音：我愛妳。

（沙南的人員感到迷惑，不知要向那個方向去）

迪的聲音：莎……。

莎的聲音：迪……。

迪的聲音：我們勇敢的面對這個悲劇。

莎的聲音：顯示我們感謝上蒼。

迪的聲音：顯示我們感謝上蒼……。

莎的聲音：我們勇敢的面對這個悲劇。

迪的聲音：爲了愛。

莎的聲音：我愛你。

迪的聲音：莎……。（拉長聲音）

莎的聲音：迪……。（拉長聲音）

迪母：莎……。

沙南：迪……。

詩人即詩人

（譯自七六年十月號文學月刊）

周望樺

# 詩與詩人的相聚

——記新加坡詩人新詩朗誦會

一月廿六日。乘夜幕掩護，我開車避過黃昏，進入雲南園。今夜屬於詩，雲南園不因此而濃粧，相思子仍躺在草葉鋪陳的古床上，點算綠園的星羣。

文學院的大門橫過一張布條，寫着「全國詩人朗誦大會」(Poetry Night)，還密麻的嵌着許多詩人的名字。浸着晚涼的天氣，點踏石階捲起一月的詩情。

講堂外，我持着一冊爲今夜而設的油印詩集，粉紅色的封面，包裝着四種語文。

講堂內，爆滿，或站或坐，或坐石階或倚牆。堂前圍坐着詩人，他們是今夜的焦點。

七時廿分，司儀的聲喉亮起，帶上了黃孟文博士(寫作人協會會長)與洪國平博士(南大文學院院長)的歡迎詞。

之後，就全屬詩的藩屬。

苗芒打頭陣。他站在播音器前，這樣說：

我沒有想到我是第一個，現在讓我找找，我的詩在那裏？

他翻着粉紅冊子。衆人皆笑，緩和了略爲屏息的氣氛。苗芒朗誦「我要回去」，是一首長詩。

第二位上來的，是杜紅，以現代文明的錄音機，代替了個人的現身朗誦，配上背景音樂

，加上朗誦隊的抑揚頓挫，增加了晚會的「變化性」。

周祭一開始，就遺憾自己缺乏杜紅的現代設備，而惹來了笑聲。他自己說，因為體格比較高，所以選擇坐着朗誦，他的「蝴蝶夢」與「珊瑚拉」，贏了不少掌聲。

Chandran Nair 帶來了另個變化，他因國民服役而來遲了，額角尚擱着汗水，以英語朗讀，這位英文詩界的青年，是印度人。

范北鈴朗誦了一首短短的「嬰·接生婦」，詩裏的「唔——啞——」一處，經范北鈴現身摹擬，笑開了全場。

然後，出現了今夜唯一的女客——淡瑩。她清晰的語音，那一身太極拳裝，使人誤以為她會來個「詩」與「功夫」並茂。她朗誦的特點，是通過敘述，將所要朗誦的幾首詩貫穿而成一整體。今晚，她選了「攪尾雀」、「白鶴展翅」、「撒身捶」等。

淡瑩退下，走上台來的是穿峇迪的年輕馬來詩人 Mohamed Latiff Mohamed。他所朗誦的聲調、節奏，都是快的，輕重有別，聲如雷。

辛白將他參加比賽的勝利作品——「默默地你燃燒」帶來。杜誠將他的「勸」交給一女中學生朗誦。唯一的淡米爾詩人 V. I. Vasan，他老將老花眼鏡一戴一脫，滲半着印、英兩種語文，以免現場觀眾因不識印語而引起「鴨子聽雷」的偏差。

已過九點，曹沫呈上「來生妳若再為美渠」。他的講述，引來哄堂，因為這詩表現「相逢恨晚」的主題。

頗負盛名的英文詩人 Edwin Thumboo 以他碩壯的身軀安置於堂前。宏、穩、磁性的聲色，使他的「Games」、「Island」整頓了講堂的氣氛。

時間晚了，有人開始離場，情緒開始煩鬧，講述的時間花得過多了。黃應良朗誦過他的小詩。再下來穿插了年輕的英文詩人 Robert Yeo，他帶着濃濃的鼻音。

Masuri S. N. 這位馬來詩人的後頭，引着柳北岸，他穿上大衣，一位女士代他朗誦，在講述時，說自己潮州臉，講話是潮州味的。

時為十點，場面更亂，再走了一些人。接着朗誦的幾名詩人：流川、喀秋莎、孟仲季、文愷、南子、雨青、謝清諸人，都因時間而開快車，像謝清所說：「過了十點，頭腦昏昏欲

睡。」他的男低音，在十時四十五分，終止了晚會。

講堂外，有月色探照的茶點，於是，詩與詩人的相聚，插入了第三者——讀詩的人。

隨着月色，我回到家中，排列出這些感想：

四種語文詩人的相聚、交流，帶來新鮮感與新意義。但令人不足的是無法掌握「四種語文」。

時間控制的失調，破壞了晚會後半部的氣氛，台上與台下齊急。也許，詩人于事先應有更充分的準備，講述過長就攔了不少時間。

許多在「油印詩集」裏出現的詩人，並沒有在當天露臉，誠為憾事。也許是沒有預料到有爆滿的現象，油印冊子沒有多印，許多人拿不到冊子，在欣賞時，便隔了一層。

幕是謝了，我尚有餘興，在一個午日，走訪了這次朗誦會的策劃人王潤華博士。

## 幕謝之後——訪問王潤華

○：南大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及新加坡寫作人協會聯合主辦的「全國詩人新詩朗誦大會」的目的何在？

●：從提倡新詩的閱讀風氣來說，我們希望通過這次朗誦會，引起更多人注意這種藝術的存在，並開始去接近它，平時我們沒有機會給新詩打廣告，把這種高級的藝術帶到衆人的面前，因此詩到目前為止，還是走不出寫詩的人的小圈子。舉辦一個大規模的朗誦會，就如開一次畫展，舉行一個音樂會。我知道，一定會有許多對這藝術陌生的人，受了好奇心的驅使，帶着看明星的心情來參加。可是一旦接觸到詩人親自以聲音帶來的詩，可能便培養了興趣之苗，從此跟詩結下不解之緣。

我們除了要求詩人親自朗誦，還要他們親自解釋一下其創作動機及詩中的各種意義。這樣，我想也可以幫助聽衆培養瞭解一首詩的能力，提高欣賞的水準。另一方面，當然從創作經驗談之中，某些人也會學到創作的奧秘。

平時不同語言的詩人，不同作風或派別的詩人，可能從來不看彼此的詩，彼此也不認識。



這次將四種語言的新加坡詩人都邀請前來表演一下，不但讓他們互相欣賞，交換創作心得，還結交朋友。馬來文詩壇老將馬蘇里，英文詩壇老大哥湯普敦，我們除了兩三個華文詩人，其他還是第一次見到他們的真面貌。絕多數讀者或聽眾，一定從來未看過寫詩歷史最久的柳北岸、杜紅、周榮、苗芒、黃應良、范北鈴等人。

○：這次朗誦大會的特色何在？籌備工作有什麼困難？

●：最大的特色，當然是全國性這個規模，其次便是四種語文詩人都出席。爲了應付這繁重的工作，新加坡寫作人協會，有四位代表（周榮、苗芒、杜紅及黃孟文）出來積極幫忙，南大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除了我自己，也特別邀請楊松年、陳海蘭、翁世華幫忙。最大的困難，不是編印朗誦詩的手冊等工作，而是人選問題。新加坡寫詩有成就的，就以嚴格的眼光來挑選，單華文詩人，至少也有四五十人。由於時間只有三個半小時，頂多只能容納近三十人。所以我們最後以華文詩人爲主，其他各種語文詩人只能選數位代表，結果英文的有四人（其中一人缺席），馬來文兩人，淡米爾文一人。華文詩人有二十二人。有三位臨時有事沒有出席。我們原來邀請更多，只可惜有幾位沒有答應。

○：朗誦詩通常以怎樣的手法來表現，是否有各種不同的朗誦方法？

●：以前在美國艾奧華時，城裏有一間書店，每個月，差不多都有一次朗誦詩的集會，每次請一個詩人來唸他的詩，地點就在書店內的書架之間，大家席地而坐，或靠着書架或坐着，朗誦的人一邊抽煙，一邊唸，非常隨便自然，偶而又跟聽眾爭論一下有關詩的問題。這種讀詩的方法，大致上是這次大會所採取的。只不過我們場面廣大，在四百多位聽眾之前，詩人又要走上講台，所以氣氛變成很緊張。

有些朗誦詩，不但邀請善於辭令的人代朗誦，還配上背景音樂。這次杜紅和杜誠兩人的詩就這樣表現。此外，有些更運用燈光，舞台上的道具等效果來提高詩的朗誦之效果。這樣的朗誦，往往效果奇佳，已與詩劇相近了。

另外一種拍成電影的朗誦，是推廣詩最好的工具，只可惜不易實行。目前美國有不少影片，把個別詩人朗誦詩記錄下來。在詩人朗誦自己作品的同時，電影也把所唸的詩的境界表現出來。譬如，我看過一套佛洛斯特朗誦詩的片子，當他唸「赤楊樹」這首詩時，作者便親自出現

在一片赤楊樹的樹林裏，當電影甚至把詩中那個孤獨小孩爬樹作遊戲的情節也拍出來時，我們耳朵便聽到詩人晚上沉重的聲音：

我真想去爬一棵赤楊樹，沿着雪白的樹幹，爬上黑暗的樹枝，一直望上爬

向天國，直到這棵樹再也載不動我

只好把樹梢點向地，把我再放下去。

○：這次朗誦大會的舉辦，有些什麼反應？

●：朗誦未開始之前，我一直擔心聽眾不會太多，後竟爆滿，把南大文學院第一大講堂擠得滿滿，不但座無虛席，不少人站着聽。人數約四百人。除了南大學生教職員，有三分之一是從其他地區特地趕上來聽的。四種語文作家協會主席奈爾（Chandran Nair），新大英文系主任湯普教授在喝茶的時候，都說朗誦詩，能够吸引這樣的聽眾，那是非常成功。事後，我才知道那晚聽眾之中，有約二十位是美國、英國、日本、蘇聯等外國留學生，他們都是來學華語或教英文，聽說都留下極深的印象。過後一位美國學生還把淡瑩的詩翻譯成英文。第二天，報紙都以極重大的版位刊登朗誦詩的消息。南大文學院代院長當晚的開幕詞，會說到希望這些作品會受到各學者與讀者的更加重視，同時其中優秀作品希望將會採用在中小學及大專的教科書裏。這些話，當然會引起社會人士對新詩的信心。新加坡電台，自今年二月中開始，把當晚的現場錄音，配上背景音樂，每週播放二次，一次半小時。

○：當晚朗誦的效果怎樣？

●：朗誦的詩人，他們有些站着，有些坐着朗讀自己的作品，使人感到親切，由於聽眾手上都有一冊朗誦的詩，所以聽眾能完全跟得上。唯一遺憾的是語言的隔膜。當唸英文時，有些不通曉英文的聽眾就似乎如牛聽琴，我記得唸淡米爾文詩時，全場便竊竊細語起來。因此很多人建議，以後應該將詩翻譯成另一種大家通曉的語言，附錄在原文之後。這樣不至於有不溝通之冷場現象。另外一個缺點，是當晚時間控制不好，多數詩人往往超過規定之時間，結果把整個朗誦會拖至十點四十五分才結束。

大理石

# 斷層面

——獻給淑薇

輕品一段日子  
彷彿是前生延緣  
駕御不去金黃雲端  
却記取淵源千古  
彩虹般的薔薇  
凝佇遠峯  
含烟瀰漫  
透紗夢裏的馨逸  
旖旎盤桓着萬際人字  
若浮生  
目空只攀描出經年肅殺  
望斷台樓  
尋搜怨歡、盈笑  
把霜月踏滿  
散潑個冰凜肌寒  
揮不去的洞隔萬里  
凝結了的翠景情波愴然  
綴飲罷無詩無雨的季节變幻  
低悲憫  
幾經輪迴  
只悟出個驚嘆  
不過是  
春夏秋冬的一曲片斷

# 喀秋莎的詩

襲

當最後一顆子彈

呼嘯着

把地平線射穿

呵 我已經疲乏

就像手中那一支

激烈駁火後的槍

曠野

呻吟着

一塊塊

焦爛的傷口

彈壳

屍體般狼藉

多刺的天空

枕着鐵蒺藜睡去

餓飽了槍炮

我們繼續潛入

一個很草色的黃昏

用倦眼去收割

另一塊

多刺的風景

蕭蕭處

白茅如刺刀

爭挑一個

夕陽淌血的

頭顱

趁星星

還未襲向山頭

用炮火

我們

給每一座山紋身

把披髮的山

塑成一尊尊

憤怒的戰神

看他們

瘋狂地

捧着硝煙洗臉

撕扯火蛇狂吞

最後一刻

用炮火



我們  
要逼出  
夜魔的心臟  
把它烙紅  
給夜空鯨面  
而不管哪一隊星來襲  
我們誓將他轟黑

## 吹簫佬

坐在落日裏的  
那個吹簫劉老二  
總愛把那條瘦瘦的  
叫他傳染上鄉愁的巷子  
吹成一支無人可解的  
又長又老的歌  
把每個窗口  
吹成一只只蒼茫的耳朵

然後

把落日吹熄  
把自己吹成黑暗裏  
一支瘡啞的簫  
無可奈何地  
看一個淒涼的身世  
掩面自簫孔中逃出

張瑞星

# 將息

寫詩和愛情和雨和沙灘  
是怎樣的青春 抑或風沙  
是另一個名字 陽光  
是最終的一束黑髮

時間一直是拂曉

在木吉他聲中剝剝落瓣的

茉莉 在掌心沉思

我仰首恍如悟澈

而淺綠色的星子悠然如白馬隱逝

這時音樂是唯一的牽掛 歌着

淙淙洪流流盪的河潮

這城市 我在守着甚麼山水呢

我在遺忘甚麼江湖呢

人到黃昏

容顏總在巴士窗玻璃浮想

烏披黑紗飛入林中的交融

結晶的星子迸裂底回響

我是倒影迴鏡裏的流雲嗎

而在輓歌中我看到

菊在人間淡出淡入

說不再寫詩了

寫詩的不復年少了

看我雙眸的

塵埃

要歸寂於怎樣的園土

十七：一·一九七八·吉隆坡

# 夢之坡隆吉

二十餘年如一夢  
此身雖在堪驚

——南宋·陳與義

直至曙然今朝  
方始知道自己早已深陷夢中  
方始肯定  
是一個夢。而不是  
像一個夢

如果是夢這夢當無限連綿  
雖然了覺來興去的茫然  
原無所異  
只是既在夢中就不該醒  
不幸醒時應仍似夢  
仍應是夢

其中豐盈的歌泣猶自栩栩  
如今却斷破不過是夢  
豈不太遲些麼  
生生把一卷嫣然  
寫作幽懷苦苦  
致跨越終成絃上沉哀

今生本無意入夢又不願醒來  
蓋此身飄游紅塵爲孤旅

弱質單騎路長風高雲亂雨急  
不意結局竟是一夢  
夢的結局是  
回到人間

噫 徒任狂發縱橫  
經年澆灌眉心  
一鬢無法砍伐的野樹  
跋扈地淹沒了前塵  
遮滅了去路

或許是當時酒腥熏濃  
旁人都笑道  
我是醉了。但是  
我分明已醒，狐疑着我的  
所謂智慧，所謂  
悲哀  
並且喝問

這兒可有惡夢出售  
我欲購買  
只有一樣先此言明  
既然 既然是夢  
就不需要覺返，但  
要迢遞到天的盡頭  
因為我  
不要回首

文  
愷

# 交通圈

你是中心  
而你不愉悅

你終日為周遭的  
喧嘩與喧嘩所困擾  
你的眼神迷失於  
終日轉過去轉過去的  
輪與輪的追逐

讓右邊的先過去了之後又怎樣  
左邊的也將跟過去



或者超越

超越了之後又怎樣

當你知道

終有一日 時間的輪子

將輾平你的血脈

當你問

這是甚麼哲學

必須轉 從這邊到那邊

然後

迷失方向

然後

沒有人注意那些岩石上的綠色

沒有人看見那些狂風中的小草

沒有人曉得

樹呼吸着微塵

且站在真正自我的中心

且望向青藍的天空

且胸襟遼闊地

向大地播揚他的種子

且明瞭

沒有一天

沒有人不會

團團團團的  
轉

(重修七三年舊作)

淡瑩

# 雪與你

你知道嗎

雪臨之夜

松子正在地層下

醞釀一次小小的論爭

你最好別推窗

就那樣躺在壁爐旁

火光會放大你的臥姿

一輪一廓投在牆上

無論是側臥抑是仰臥

都不會有人窺視

倘若忍耐不住

我允許你輕輕哭泣  
但必須在子夜前  
儀容端莊地闡明  
葉落不一定歸根  
而雪反正是要下的  
理由，當你躍起

推窗，便一覽無遺  
來時的路已被埋沒  
要走的路還未溶解  
還在白茫茫的雪下  
醞釀着不大不小的論爭

你有話要說。請說  
却不能再躺在壁爐旁  
因為側臥仰臥  
都會有人窺視



# 譯選大作山歷亞

## 詩人談詩

詩始於人，亦終於人，雖然在始終之間跨越世界。

在我第一期的作品中，我想像詩人站立在大地上，為升自大地的力量發言。詩人雖然植根於大地，卻仰首穹蒼，胸中接受天體的靈氣。他的聲音和衆星軌迹在本質上並無分別。人類的痛苦、他頭上的光芒、蝴蝶嬌弱的蹣跚，都透過雷聲清晰可聞。

在我第二期的作品——「心史」到目前（一九五六），我覺得詩人在表現人生的艱辛和人類英勇而痛苦的角色。

我常常覺得「詩人的宇宙無限而有界」。在完成這宇宙的過程中，詩透過物（宇宙、人類）我的交融而獲得超脫。這過程，同時又是自我的再認。

我從來不信有一成不變的風格，降臨到詩人身上之後便在時間裏停留不動。

「地下激情」最接近超現實主義。

在我的詩歌革命中，「心史」最透明最簡潔。

用簡易的語言寫複雜的題材也許是成熟的表現吧。

「詩人能冀求甚麼？」「榮耀？對你來說，榮耀是甚麼？」——和其他同類的心溝通。

## 周兆祥譯

# 鷹

世界囚住了生命的真理，  
雖然血液哀傷地隱瞞這個事實——  
當它像下午沉靜的海  
感覺到上面有自由的鷹在拍翼。

金屬的羽毛，  
強力的爪，

對生存或死亡的切願，  
要用鐵嘴從眼中喝飲的慾望，  
希望終能吻到大地的外面，  
像慾望那樣飛，  
像什麼也不會阻礙的雲，  
像放射出來的藍色，野外的中心  
在那兒自由爲了世界而擴展。

沉靜的鷹

不會是輕舟  
不會是一個夢或一隻鳥，  
不會是小盒用來掩藏哀傷，  
收藏綠寶石或蛋白石。

太陽在眼中凝固  
隨意志進瞳孔，

它是一隻不褪色的鳥，征服胸膛，  
把憤怒猛烈襲向停留着的軀體。

激烈的翼，

擊在臉上像日蝕，  
切裂死藍寶石般的脈管，  
剖開凝結了的血，  
把風打碎成千百塊，  
大理石或是穿不透的空間  
有一隻被規限着的死手  
它是夜晚照明的射光。

鷹像深淵，

像最高的山巒，  
拋棄尊嚴、封了塵的軀幹，  
那大腿上綠色的常春藤  
假裝成像是活的植物舌尖。

那個時刻近了，那時快樂會包括  
去剝光人體上的皮，  
到時像神祇般的眼洋溢著勝利  
會看到大地不過是在循環流的血。

金屬的鷹轟轟烈烈，

憤怒的豎琴，發着幾乎像人的聲音，  
唱出心中愛的憤怒，  
因爲愛他們，用爪揉碎他們到死才止。



北岳譯

## 死亡

呀，就是你，就是你，永恆的名字不着日期，  
海乾涸狂蠻的掙扎，  
水堆如陡石瀕臨潰塌

向我平滑的形體，那欠去記憶的平面上。

就是你，壯大的海的陰影，

天生嫉妒怨吟，那裏所有的魚仿若空中石塊，  
消沉與苦楚威脅我的生命

一若以死終結的愛情。

殺死我吧你若願意，無情的鉛海，

承托大地宏渾的這一滴，

我命裏無靈的摧殘的火

這兒駐腳光輝蠕爬的灘頭。

殺死我吧如一匕首，以金黃或絢爛的太陽，  
以莊嚴的眼睛尖銳的凌視，

以最壯偉的臂其赤裸或即就是冰寒，

以一道電光或指它的命運或劈我的胸膛……

呀，快了，快了；我將面向你死亡，海，

面向你，垂直的海你的浪沫騰霄，

你；你上蒼羣魚雲朵裏，  
一若深處被棄的鳥兒！

讓它們來吧，你那晶亮烟迷的浪們，

讓那綠臂覆墜而至，

讓窠息到來當身體痠軟

屈服潰敗的黑唇下。

讓紫紅的太陽照耀一律的死亡，

讓完全的死亡到臨我堅守的灘頭，

到臨我心中塵俗的灘頭自那兒

輕靈的腳正溜走。

我喜愛玫瑰的顏色或生命，

我喜愛那紅及它熱切的黃，

我喜愛那隧道那兒色彩勻入

陰險的黑那死亡唇上的笑容。

我願吻臨終那靜默的蒼白，

當海匆匆撤去，

當沙上只餘寥寥數貝

及交媾的魚幾片冷硬的鱗。

死亡仿若盈掬的沙，

如溜中剩餘的水，

如子夜那海鷗

不着色的海上被點抹上血的顏容。

## 北岳譯

# 光

海洋，大地，天空，火與風，  
我們的居處這恆久的天地，  
幾乎乞憐的那至遙的星子，  
有時幾乎是輕放我們眼上的手了。

留駐我們前額那光的到臨。

你來自何方，你來自何方，我感着你的呼吸

親愛的形體

仿似能聖潔音樂的心胸，

仿似天使的豎琴鳴响

今天幾乎晶透若世界的互吟？

來自何方，你這仙界的衣袍燦然一柱光芒  
輕按那生存，痛楚，戀愛一如生命的額？  
自何方，你，那記憶飛逝仿如烙鐵的炙紅  
當你親自安撫懂得你的他疲憊的生存？

你的輕觸不染哀傷，你含笑的到來如唇

臨自上蒼

冀待的耳朝向你奧秘的低訴  
醒覺了憐憫或夢想如呼喚一個  
惟光耀的唇方能述說的名字

剛想到這些流轉大地上纖弱的小動物  
沐浴於你的到來或不語的梯台  
顯向他們的存在，庇蔭在安寧之中  
惟聞血液的律動

凝視我們自己的皮膚，我們可見的軀體  
都因你將它顯現，你不知是誰遣來的光  
來如唇的訴說那光

以齒狀或被邀的一吻

以一個軀體猶愛我們的溫馨

告訴我，告訴我喚我的是誰，誰對我說話，

誰呼喊，

告訴我那至遠的信息在懇求什麼  
常常我聽見的那是什麼欲泣當你不過一點淚  
啊，你這上方震顫的光或慾望  
熱切的冀盼自那不降的胸膛  
自那胸膛傷痛如一雙長臂  
環抱得住一彎腰這大地上

呀，遠方溫柔的節奏  
永不訴苦的戀人的  
存在的軀體的，真正的靈魂的  
自天外尋覓我們的，以沉寂！

黃國彬譯

## 給人類



爲甚麼要抗議呢？光的兒子，  
在地球片刻，自塵土  
贖回不過一瞬的人。  
你從哪裏來？來自泥土的人，  
閃耀一瞬，然後返回黑暗的故鄉。  
有限的黏土，既然是一口氣把你輓蕩的形骸豎  
起，  
你神的本質也不過借來，

就不要公開向那雄偉發光  
且慈悲給你火髮的太陽挑戰了。  
你叫一口聖氣贖回片刻，  
舉起短暫的白熱向神。

你來了——燦爛，年輕，恆向風。  
腳掌踏落和你迥異的爛泥。

哦，多麼虛幻啊！俊美的人，  
慈悲的太陽在你前額戴上金冕。

你的形體多麼傲岸，在給你珍寶的  
大地之上卓爾不羣。

可是你看，看此刻，一瞬間太陽已黯然墜入羣  
山。

看它在慘淡的光芒裏熄滅，  
在日暮灰暗慘淡的親吻下，  
你的前額暗了下去。看你熄滅的軀體如何在黑  
夜了結。

回去罷，卑微的凡人，已死的純土，  
返回你曾經蹂躪的大地。

看哪！廣潤的母親和你並無分別。  
而你——泥土中的泥土，將渾然持續。

（本文轉載自香港「詩風月刊」）

馬車行

# 雲南園去來

小時候，經常聽說在馬來亞某地就快有另一間大學。雖不知大學為何物，但大學一定比小學要大。且畢業的人都很有學問，更不像小學，到處都有。接着不久，就聽說隔壁那終年刻薄的水菓販，為此間大學販賣一天。母親從菜市場回來，亦說三輪車夫一反往常習慣，不把車資放進口袋，却放進一上了封條的小箱子裡。因此，應找回給媽的五角錢，亦拿不出來。在學校裡，同學們亦捐了些零用錢；據說就是爲了這間大學。

直至入了中學，我才弄清楚這間新大學的名稱與地點。它就是南洋大學。在馬來亞最南端的新加坡。

唸中學時候，南洋大學常借用我們學校的禮堂；據說是作爲入學試考場。其時，已有南大學生來我們學校作短期任教。後來，在報刊上見到南大學生的作品，末後多署雲南園。原來南大又可稱作雲南園。

在那時，我尚無甚年代觀念，只依稀記得有位林語堂先生，它受南大聘爲第一任校長。年輕的皆不知林語堂爲何許人，只見未幾有人在報刊上罵他、諷刺他。說他視外國月亮比本

地的圖。又說他寫過什麼「賣」國與「賣」民的書。林語堂先生不久就走了。

下來的一段日子，我印象中的南大是罷課罷考。據聞那時的南大學生，只有左派與右派之分。中立及無政治觀點的，就得停學，我的一位朋友是這樣轉校的。

聽聞了那許多，終於見到日夜思慕的雲南園。

那是十三年前的一個下午。路過新加坡，朋友帶我到雲南園參觀。該時正值學生與軍警衝突後數天。學生樓千瘡百孔。傢俱用具狼藉滿地，各辦公室門鎖皆不翼而飛。十多年前所聞所見，大概就是這些。

七年前的一個夜晚，我二度到南大。這次是應訪一位任教的 friend。在校園宿舍的儒林徑上，我得以飽覽離島及裕廊工業區的夜景；美不勝收。當時我就覺得，能在這兒住下，該是人生一大快事。

果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到南大任職，這算是償了我的夙願。

雲南園具有雙重特色：靜如禪院，動似江濤。動的方面是人為景象，靜的方面是自然景象。

南大自始便是一個風雲際會之所。就記憶和聽聞所及，許多英雄好漢會仗義而來。雄心勃勃的，要把南大擠入國際儒林之列。但亦有不少武林高手，三招未完就栽在好漢坡下。與好漢坡毗鄰之南大湖，湖水看似平靜。然其暗流常激起如赤壁之江濤。廿多年來，不知淘盡多少風流人物，蕩絕幾許天下義士。可是，好漢義士仍然絡繹於途。明天，將又有杜甫登高；明天，將又有屈原悲吟楚歌。

雲南園的自然景象，極其引人入勝。園內流傳一詩，可反映其景緻一斑。詩曰：「山山皆秀色，樹樹盡相思」。園內有三指山，它是三座優越的山崗：校長崗、儒林崗與領袖崗。校長崗乃校長之居處。儒林崗為新圖書館之所在地。領袖崗上是學生中心，未來領袖的聚會所。

站在這三座山崗上，遠眺園內、園內景象，你會有一份安寧的滿足。你會感到所謂人生，就是站在這三座山崗上，往遠處極目。只是你不好往園內看。若是，你就會感到靜謐是一種恐懼。山山皆秀色，僅是屬於過客的。



雲南園林蔭夾道。猛陽之下，你不會汗流浹背。暴雨傾盆，你亦不會淋漓抖擻。各種類斜度的山坡，可以培養你的鬥志。最欺人的一個斜坡是好漢坡。在它上端是新的圖書館，下端是行政樓。這坡連接學與術，亦貫通體力與毅力。可惜只見下坡人多，上坡人少。

林木多處氤氳亦頻，尤以清晨及入夜之薄霧最令人神往。它增加了雲南園神秘之美，既神秘又美。其美之處吸使你趨前，其神秘之處令你難以捉摸。也許只有參天的古松以及遠處雲空的相思樹，它們不必來，也不須離開。

夜在雲南園很輕，又很重。若你是過客，這夜就輕似鴻毛。深一點的鼻息，就可以把夜幔戳破。站在三指山崗上，遠望離島，你就看到煉油廠的長年火燄。夜輕時，這火燄像是來自普羅米修斯。你眼見光明，你看到溫暖。

可是，受人爲景象漆過的夜，可以重如泰山。它可以把你壓得喘不過氣，抬不起頭。同是離島的火燄，此時却燃燒着你的青春。你冀望它跨海蔓延。雲南園是燒不盡的，燒盡的只怕是救火的英雄。

當你第一次住在雲南園時，就會有人告訴你：南大湖如何由一個變成兩個，某某學生如何沒頂湖中。這些，都是你不能不聽的傳統。有些，你却可以掩耳拒聞的；尤其是超自然的奇蹟。若你見到三五成羣在湖畔，在泳池旁，在相思樹下，在山麓，他們是在煮酒論千古人物。這人物中有陳勝、李廣，亦有魏忠賢與吳三桂。

將要離開南大的俠客，總記得大學入口處的牌樓。它氣象萬千。牌樓之後，是一條細長的柏油路，長約半公里。農莊夾道，一團安逸。走出這條路時，不同派別的英雄，就有不同的感觸。

有許多感觸已嫌太晚，雖然有些未雨綢繆。各路好漢回首當年進入這條校園路時，一番古道熱腸。總以爲百年樹人，任重道遠。豈料招數未盡，峨嵋少林白鶴，統被殺到遍體鱗傷，狼狽落荒。有的在想當年，有的以爲虎落平陽。明天，另有武林高手仗義而來。誰曉得他們會魂歸何處？

下次回鄉時，必會見見那刻薄成性的水果販，我會問她是否再義賣一天。

七八年正月杪

## 外婆家

當年母親嫁得很近，父親住在僅隔二號的屋子。他們做鄰居至少十七八年，然後是朋友，然後結為夫妻。

所以外婆家只差我家兩個門號。那是一排三層樓舊式的屋宇，樓下是租與別人的掛發布料商店，店前有人來人往的騎樓，旁邊夾着一條躲在旁門後的樓梯，一直通到我們住處的門口。一路上兩側都是這樣的屋子，到我們已經是第二三代，屋脊上還臥着麒麟，石柱頭也刻着獸獅頭。牆面潮濕的地方，偶然長出茂盛的小樹，開綴了紫色的小花，望向屋與屋之間的

大路。

對過或四週圍所住的人幾乎都帶着和我們相同的歷史，生長着不少同年齡上下的孩子，這是我們童年的地方。因為外婆家近，家裏反而成了睡覺吃飯的地方，玩樂成長却是在終日就待的外婆家。即使如今回想過去，外婆家實在不算有趣，只是人多熱鬧，所以甚麼都好看，好玩，像一個平凡流暢的夢，因為豐富的背景而七彩燦爛。

外婆的屋子裏有一張漆黑酸枝麻將桌子，分置四張酸枝椅，擺在當中。中央垂吊着一盞燈，燈罩是五十年代流行的波浪式邊，散放橙黃的燈光。外婆的酸枝床靠着左邊的牆，牆上

是大幅誰寫的書墨，我向來中午習慣睡在這硬而冷的黑木床上，看着牆上一行一隸的字，聽着成人搓牌說話的聲音，昏昏隱滅而睡。醒來窗外的太陽已經一點都不燦眼，窗布被撈了起來，擱在窗框上。可是牌局還在繼續中，一樣地談笑風生，完全教人不覺縮短了的光陰，以爲是方合上眼，又即睜開了。

外婆的確是不需要關心時間的一個人，她的生活將近天天不外如是：幾個朋友來了，又幾個女兒歸寧，便團團坐下玩麻將，聊天，吃點心。全屋子游動在一個空間，沒有了時光歲月的空間，盡由牆上日曆頭的美女撐着笑着。日子便安詳的步行漸遠。

表兄弟姐妹通常也參差的來了，我們家兄弟則屬常客，外婆家，一個大人小孩各得其樂的地方。

那時候外婆的五女六男，婆家只剩下五舅父小舅父和小五姨。小舅父前原本備有一位舅父，不幸小時夭折。大概才出生數日，連外婆家中的相簿，都沒有他的照片，也許來不及拍吧。小五姨小舅父們都有滿月、滿歲時的裸體照，或坐或爬，仰頭向鏡。全貼進簿子裏去，四沿已經開始微微地發黃。

外祖父的照片最巨大嚇人，掛在上三樓的樓梯口近處，上等木框鑲起來。外祖父身穿京戲武裝大擺，潤潤地站了個英揚凜然的架勢。他是位京劇票友，會唱武戲，演丑生。外祖父經營珠寶鑽石業，可是我們只見過那掛在牆上的巨照，和聽過他指上卵石般大的玉戒指。

就是爲了那枚奇特鑲鑽石邊的戒指，有一深夜外祖父看戲歸來遭流歹洗劫。外祖父不忍失去戒指，於是拔腿就跑，結果還是跑不掉，三兩下刀，橫撲在外婆家的後巷，濺泊了滿地的血。事情宛轉斷續地從大人談話中拼湊起來，母親還說：坐在屋裏縫衣服時，無意間見屋後黑暗一聲熟悉悲慘，無由手上的針扎了一下，便再聽不到甚麼了。

外婆實在是個堅強果敢的女人，外祖父過世時她方四十五歲，和一群兒女。到我所見，許多舅父姨母雖皆成家立業，外婆一直是他們的支柱，每發生甚麼大小事，都要到外婆家，問外婆意見。

外婆辦事不單乾淨俐落，並且豪爽如男人。每回見她，總不多與我們孫輩說話，只順口問家常。我們也早習慣了她那種語出是實，不多一言之口氣。她更不喜歡哄騙小孩子，更沒

有疼或愛或恨的字眼。只說：來了？吃飯吧。或許是她的子和孫實在太多了。

外祖父過世後，只需憑空想像，不難可見那一段拮据的日子，可是外婆從沒提及，所以也不清楚到底困難到何種程度。不過除了扶養舅父姨母們外，還有一位半身不遂的外曾祖母。

外曾祖母一直躺在床上，到我十歲才過世。她真的是外婆家中經歷過千萬變化的一位人物。眼見外祖父斃，又大姨母患痛而終，又大舅母病死，她還是不言不語地睡在床上，看世界過活。而她的世界却如此長遠而窄小，爲了方便如廁，她的床擺在廳上顯眼的地方。我們喚她阿太，想是老太祖的意思。每回經過她床邊，我們表兄弟姊妹都喊：阿太阿太。

她則全無表情，有時候啞啞張開嘴巴要說甚麼，却始終發不出聲音。只看見乾癟皺疊的皮肉驕地牽動，甚至看不穿她是否活動的思想。當時外婆特地僱了一名老媽子來服侍阿太，阿太便任由她擺佈，像一隻布娃娃那般聽話乖順。

阿太洗澡抹身，也在床邊，因爲如果要扶她進浴室去，實在是太麻煩又冒險了，石灰地板一旦沾了水，就額外滑腳。我們表兄弟們於是都被趕上三樓嬉戲。女佣把瀑布往阿太身上圍圍擦，一如拭桌抹地，彼此都沒有感覺。

阿太是我生命中第一個接觸到的年老。很小時我便懂得懼怕死亡，時常無頭無尾的白睡夢中越想越荒謬，便沒有結果的醒過來了。

阿太的烹飪十分了得，母親時常讚不絕口，我們兄弟從沒有嘗過。畢竟阿太是上一個世紀與這一個世紀的中間人，我們只見火光即將遠去的最後一刻，那些曾經光亮閃耀的情景都只是傳說，只是整篇人類生存的小說的一小章回，而我們是後來的情節。

或者阿太就如外婆一樣。外婆每逢大節日，喜歡團聚一家，塞洩滿堂，共桌晚餐。菜餚至今不變，冬姑齋、蓮藕湯，都是熬煲上好幾個鐘頭。而她們從來不必花心去思構新菜目，因爲這幾味就吃慣外婆的煮法，過年過節，舅父姨母都趕回來吃，趕回來溫故。

在外婆家，節日、時間也像準備的菜餚這般毫不驚奇，牆壁必然是年底粉刷的。所以規律化地一到時候，工人便來剝去舊的灰水，滿地佈遍牆上剝落的老的皮，然後又均勻地抹上一層新的灰水，同樣的顏色，彷彿誰都從未想過需要其他相異的色彩。



新年或中秋或冬至，或外婆大壽或其他節日，一年可聚五六回。到午後三四時，衆表兄弟姐妹都相續來齊，外婆家又吵，又光亮。滿滿是咁人的熱鬧。外婆必定把屋裏的燈全都亮上，忽然之間到處光暢起來。二樓向來只供打牌吃飯用，三樓則是睡房。可是人數一多，小孩都在三樓玩耍，直到誰跌倒誰哭了，又統統趕下樓來。

三樓有一張籐編的安樂椅，可以東搖西擺。我們喜歡把它翻轉過身，站在其上，當救火車。椅子相當寬大，翻覆狀似小丘坡，可以站十二三人。或者胡亂敲打小五姨的鋼琴，十幾隻手一齊彈下去，發出難聽却古怪的聲音。許多個琴鍵都是過節後坍塌下去的，像一排白牙忽然一個落隙的缺，再也不工作，只能按到木响。

現在回想起在外婆家中的節日，依然歷歷如新。寫在紙上的感覺的確是我骨椎裏含放着的一段傳統。那或許不單是事物，並且還有外婆家裏的人物。譬如表姐多姿，一直在外婆家住了許多年，有說不盡的悲傷、快樂。她來的時候，四個姐妹都穿着一式的粉紅色數層重疊的襖裙，背後綁了大蝴蝶結，手裏拎着包袱，站在五抽櫃前，任得脚上的命運滋生。

她們是因大姨母病症去世，大姨丈的印尼生意斷絕後來投靠外婆的。又譬如一些外婆的摯友，我們稱呼奶奶嬌嬌，挽着大皮袋來，搓一下午的麻將。我都可以閉上眼，告訴你許多載她們的故事。

而外婆家，一個奇妙的地方，一如那貼在牆上古老雕木花邊的鏡子，年輕的表姐的多姿，對着它梳頭搽胭脂，它便頗然飛越過自身的年歲，也青春光燦起來。

但是在每一個八九時的早晨，當每一個家中的人都上班上學去，鏡子映着的是坐在桌旁塗麵包的外婆。麗的呼聲額外清响的唱着獎梨花或狸貓太子。女佣也買茶去了，外婆在抹牛油，她認明是星牌牛油，和硬皮的饅頭麵包。然後搬出麻將盒子，把麻將倒在桌上，用濕布一排排的抹，又用乾布細細的拭，一隻一隻牌端正地排好有紅色綠色中文字的臉孔，像切方臉的兵，抹了身便又睡回盒子裏去。

麗的呼聲的大鼓大鑼是連綿的一種配襯，大概正可蓋過窗外開始熱鬧的車聲。窗外的世界還要拼命，還要活動，外婆不必，她的活動已經過了。所以每一個清晨，她坐在那裏吃早餐，抹乾淨牌子，準備朋友孫兒的到來。



# 憂鬱的蟲

他是一隻憂鬱的蟲，吐出過多快樂的絲，來偽裝自己。沒有人能看透那重重層層的假快樂而發現他的苦。於是他開始相信自己是隻不是憂鬱也不是不憂鬱的近於白痴之類的蟲，在過於鬆寬的繭室內蠢笨地轉曲着自己的身體。而最使他安心的是繭室內的黑暗，令他能一如鴉鳥般自以為是的自我安慰着。

幻想自己是一隻美麗的蛾，能平放展示自己圖紋詭異的翅的蛾。有羽毛般柔軟的觸鬚，和性感迷人的肥大臀。能招徠他的小親親，能吸吮多汁的莖，能擁抱熱情灼人的光，但是，但是此刻他只能運轉笨重的環節，活動將要麻木的肌肉。是的，他一若卡夫卡筆下那隻只會思想的蟲，有着過多的抱負和理想，偏又自困於黑暗的繭內，無處以發洩，竟陷於走火入魔的憂鬱中。此時；在黑暗中，你可以感到他縱橫交錯的，流着不快樂的血的血管，已毫無掩飾的在表皮上赤跳着。憤怒且無助地赤跳着。而濃黑的血竟抑壓不住窮凶極惡地自他空洞的

眼中流下，着實嚇了自己一跳。而後發狂地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聲音似劃過冰冷夜天的狼嗥，令你毛孔悚然。

他於是在如此的環境中孤獨地渡過了許多個憂鬱且心驚肉跳的日子。外頭的絲已被日照雨打弄得不成樣子了，乍看之下，倒像是年久失修的老屋，隨時都得接受它倒塌的事實。此刻，蟲本身已無能力且沒有多少快樂的絲能擰取出來，只好先破繭而出。外邊萬道金光如嘲笑的眼色向他團團縛着，令他感到有若捱了一記耳光般的憤怒。外邊的世界竟瞞過了他，原來竟有這麼多人在窺視他，而掩口竊笑。他於是因一下子接受不了這種與繭內截然相反的世界，竟有如放了氣的汽球般萎縮下去。

我這裏看到一隻未成形的蛾屍，反豎着兩根褶縐了的翅，彎曲着細瘦的手脚，乾巴巴地臥在灑滿了陽光的石灰板中央。屍旁一些殘餘的快樂的絲都在陽光下褪了色，蟲屍內的憂鬱也都被蒸發掉了。

他本身的歷史恐怕再也不能重演了，如此淒涼的身世，相信沒有人願作爲他的卵。

# 出口

華仔這孩子，對上對下，還不算壞，只是脾氣暴躁些，不過也還不致於沒情沒理的。華仔知道自己就是性子急，只要一半句話聽不順耳，就會跟人家吵起嘴來；不過他經常在一件事鬧過後，就會那麼耿耿於懷地對着他母親說道：「我爲甚麼會這樣？」因而大家都體諒他，每次那些由他釀造出來的不愉快事件，也就會自然地在他那懊悔中消弭。

華仔只修完了六年的小學教育，雖說這對他已經是够幸運的了，因爲他至少已認識了自己的名字。在那乖戾的命運中，華仔像已被刻定必須是馬是牛，而這奴役僅是爲了一個微茫生命的延續而已。

一離開了學校，就要華仔去染上自己的保護色，在這畸形進展的世界中尋求物質補給。華仔是在窮困的家境中茁長出來的，到底還經得起現實惡劣的挑戰，他一向就喜歡把頭抬高走路。

記得在華仔十歲那年，有一次爲了要偷採一粒熟透的番石榴，因一時慌張而失慎，從丈多高的枝桠上翻下身來，幸好只摔傷了鎖骨。他母親就這樣對着人家埋怨着說：「華仔自小就愛爬高的，跌了不知多少次了，就是不怕。」當時他也這麼嘴硬地反駁着：「骨斷了它會長回的。」這點也許就是他的骨氣了吧！

華仔的父親烏吉，攀爬過了不知幾許的高樓大廈，有一次突然在四層樓上直摔下來，雖沒死去，在

木板床上却躺上了整年，躺得背脊骨那兒都糜爛了個口，恐怕就有杯口那般大小吧！他母親還說，到他父親臨終時，還迷迷糊糊的嘔吐了整半天話，大意不外是無論怎樣，要他母親把孩子撫養成成人，好為陳家爭口兒氣。那年華仔才滿十一歲，小學還沒唸完；長他兩歲的哥哥穿着一身孝服，在那悲戚戚的氣氛裏竟然把孝子棒當金箍棒玩，氣得他母親眼淚直淌，敲着他哥哥腦袋說：「奴呀，你為何還不懂世故，你父死了如何安甯，你是排大的該有個榜樣，以後就要靠你了呀奴！」他母親說得三把鼻涕四把眼淚的，他哥哥就是那樣站着痴笑。

窮苦人家本來也會有他們快樂的地方。可是華仔的父親一死，他們的生活頓時失去了重心，無端的突然要他們本來就已够清苦的生活再降級，這又是何其殘忍的事；但這到底還是一回無法避免的事實。那時華仔的母親肚裡正又懷着他小妹，只見她在棺前哭得死去活來，聲聲句句都說要跟着去，親友們七手八腳的，才勸開去，大家都說要看年幼小的情份上。當他母親回頭看到六個無知的孩子時，剎那間就像觸發了甚麼的，在那張亂髮披蓋着淚迹斑斑蒼白的臉上，彷彿在說，爲了這些苦命的孩子，是應該苦命地活下去的。

就像華仔的父親那樣，活了整大把年紀也都不算活過，一年到頭只有一個「拼」字，這還不是爲了命苦。說句實話，以他父親的那種體積，怎樣也不適合爬高的，但想回來，到底爲的就是這一家八口，可惜只熬到了這個四十出頭，就再也爬不上去了。

華仔的父親出殯前，他看着他母親那一臉密佈的淚痕，他也不知流了多少，在他那弱小心靈上，雖不能承受整部悲苦，至少他還規規矩矩的蹲在他父親靈前燒銀帛，臉上仍不停地直掛着兩道淚痕；死這回事，他雖不完全明白，但他約略知道，他將永遠沒法子看到週身沾滿泥灰水的父親了。

在華仔兄妹中，算他最爲聰慧，又靈活好動，因而他父母都比較痛惜他。有一回在學校常年運動會中他連奪幾個冠軍獎；他一向對賽跑跳高跳遠都有極濃厚的興趣。他父親暗地裡對他母親這麼說：

「華仔這孩子真可以，以後長大了，在社會裡也不怕被人壓在底下的。」他父親還不斷撫着他的頭問道：

「以後長大了你要做甚麼？」

「做大頭家，賺多多的錢。」華仔斬釘截鐵地答道。

他父親回頭看了他母親一眼，笑了，又翹着拇指對他說：「好志氣。」



華仔他小妹出世時，報生紙上的父親姓名欄內留下了空白，他母親又槌了一陣子心肝。華仔一切都看在眼裡，他曉得孩子出世就見不到父親的悲哀會達到何種程度，只是他不懂怎樣對他母親說幾句貼切的話。

他父親在時是一家八口，那重担有他父親結繭的肩頂着；他父親死了還是一家八口，那重担却要落在他母親那弱不禁風的身上。眼看着這回就要挨餓了，結果還是在活下去要吃飯的先決條件下，實行了總動員，大的織籐椅，小的糊紙袋，這樣子總算解決了絕糧的危機，一家大小就在這樣清苦的環境裡打罵罵地快樂着，只是沒見到他母親那張臉開朗過。

幾次就爲了他不聽話，激得他母親哭哭訴訴的，希望能點醒他。他母親這麼說：「華仔，千萬要聽話呀！你哥哥沒人樣子，你可要循規蹈矩些，要不然我們就要餓死的呀！窮是窮的，我都在等着你們有一個出頭的日子。」

在他父親滿三年忌過後不久，有一天他母親笑了，他總覺得有些不尋常，這幾年來，他母親那張臉，每天都是板得緊緊的，連嘴角都不肯牽動一下，且還時常看到他母親在暗中掉淚呢，別說要她綻開笑容。但那一天他母親確實是笑了，一臉容光煥發的對着他們兄妹說：

「有一個好心的阿叔要來我們家住，阿叔有汽車，載你們去吃風，你們喜歡嗎？」

華仔一時被開得滿頭霧水，他弟妹們也只是面面相覷。起初因爲他不明瞭個中原由，轉告了他人，才知道那個阿叔可能是來補充他父親位置的，也將就是他的繼父。雖然這回事在他心上打了個結，但終不了了之。

後來那個阿叔出現時，華仔爲之一愕。假在他母親懷裡的小妹也被嚇得哭了整半天，糖果都哄不了她。那個所謂阿叔原來是一個五十上下，身材魁梧，皮膚黝黑，天堂也光禿禿的男人，尤其那兩枚金牙，在那黑色皮膚中閃着金光，看去頗不相襯的，這種相看起來幾乎近於醜怪。其實華仔一點也不覺得陌生，這個男人先前就是住在他們家鄰近，前回他會摔傷鎖骨，就是爲了偷摘這男人家的番石榴，聽說他家人都在中國，孤身隻影，看他家境還過得不錯，後來不知怎的搬走了，他還清楚記得，他父親死後這男人曾經來走動過幾次。華仔不知怎的就是死命地注視着那兩枚金牙，幾乎看得出了神。他母親趕忙在一旁慫恿着：

「快叫阿叔，快叫阿叔，他就是好心的阿叔。」



結果大家都叫了，華仔也想叫的，嘴脣就會輕啓動過，只是叫不出聲音來。不知爲甚麼，他覺得這男人如果不鑲那兩枚金牙，或許一切都能改觀；就是那兩枚刺目的金牙，在挑剔着他那稚弱的心靈，他不能俯順這種虛偽的侵襲，他甚至覺得這是一種掠奪行爲。他思索良久，然後回身一轉，想轉出家門。

「華仔！華仔！你想做甚麼？阿叔有甚麼不好？」他母親焦急地追過去。只見他母親眼眶裡已集結着一片晶瑩，剎那間就像斷了線的珠子，逐顆逐顆地從眼眶內擠出來。

年底吃冬節圓，他母親才滿卅五。這幾個年頭，七個兒女的攀纏，也真够她苦的；雖然苦是苦了，他母親還是清清爽爽的，出身小康之家嘛，總還沒苦脫那點閩秀氣質。曾經有一位他母親的遠親沒頭沒腦的大讚她命好，修來了個五男二女，還說是前世積的德；誰知却害得他母親流下了幾大碗淚水。淒淒地說：

「還說什麼命好，我們就快要斷灶了，要不是式昌叔不時接濟，我早就想到福利部那兒求助了。」當時他們的拮据情況，着實令人感到淒涼。在那個男人來了他們家後，生活果然改變了；只是他仍舊不能俯就這畸形的進展，他精神上經常在反抗着，他從來就沒叫過一聲「阿叔」。那男人果真有大把錢，只是華仔不能確知那些錢是怎樣賺來的，總之他不知道那男人幹的是甚麼行業。

他母親還經常笑盈盈的這麼對他們說道：

「我們就要住紅毛樓了。」

從木板屋到紅毛樓，華仔覺得有點不可能，他知道這只是那男人在取悅他母親而已。有一次他聽後忽然咆哮了起來：

「你在做夢。」

在這個重新組織起來的家庭中，華仔却是一個絆腳石，他孤立自己，拒絕他人，但這些都是在無聲中進行着。有一回那男人突地對他這麼問道：

「華仔，你爲甚麼要躲避我？」

「沒甚麼的，你太好了。」每次他在答話時，都是背着那男人講的。他是忍受不了這些恥辱，却又缺乏勇氣去面對那男人。他經常都在尋找一個脫身機會，他殷切地期望着能够創立一個屬於他自己的世界，他恨不得即刻能擺脫那漫長稚齡的延擱，他決心要找一個出口。他每次在被責罵後，總會坐在門口

，看着那道高高的鐵圍籬發愣；雖然籬笆的門常洞開着，他隨時都可以走出去，就是他差了那點勇氣。

那男人來後，他們年紀較大的都被安排到廚房角落那兒睡；一張幾片木板拼成的床，就躺着他們五兄弟。他記得第一晚被移到那兒時，整晚都睡不穩，他一直在可憐着自己，如何的落寞，如何的羞慚；過後他的頭幾乎抬不起來。他哥哥不同，白白胖胖，痴痴呆呆，終日笑謎謎的，福建麵、雲吞麵、叻沙，那一攤不吃，夜晚臨睡前還得加兩個叉燒飽，看來是甚麼都滿足了。他弟妹年紀小，不懂事，也一樣只要有得吃有得玩，就不再要求甚麼了。只有他自己，才十五歲，就甚麼都要知道，而知道得遠超了他年齡，好像他不能同情他母親就是一個例子，他甚至覺得他母親有點賤。

那男人使他的童年生活變相，他被逼提早成長，他內心正在感激着那男人終止了他的童年，這是他渴望的時刻。這點並不意味着他會經遭受家人的無理對待，或其他任何壓制；很簡單的，毫沒理由的，就是在他的生命中，好像容納不了那個男人，只怪那男人無意間已遞奪了他原有的地位。他母親一向看重他，尤其在他父親死後幾年裡，由於他能織造一手好藤器，賺了不少錢，那時這家人幾乎是他養活的；他偶而發燒發熱，他母親不知有多焦慮，求醫問神，連茶飯都不思呢！可是！在那男人來後，雖然他們的困境被改觀過來，但對於他却是一種損失；儘管他是這家庭的一位成員，只是他早已被迫離開重心了。

在那一大段較清閒的日子裡，華仔反而覺得空虛，只要那男人一回來，他內心即刻會產生一股強大的衝擊力，他是絕對不妥協的，世界何其大，他就不相信沒他容身之地。

在華仔家門口圍籬邊，他父親栽了幾棵楊桃樹，這些年來也收成了不少。那天，他在樹上包裹着將熟的楊桃，無意間發現了一個個奇異的東西。

「媽，這是甚麼？」他好奇地問道。

「這是毛蟲變的蛹，就快要變蝴蝶了。」他母親講解着。

「毛蟲，變蛹，變蝴蝶。」他重複地呢喃着。當他正要伸手去包另一個楊桃時，真的就看到一條五彩的毛蟲在蠕動着。

「就是這種毛蟲嗎？」他又問。他母親答說就是的。

華仔對着那條毛蟲竟然發起愣來，他看着它在不停地移動着，他自己也在枝極上移動着，又看了看那些掛在葉底的蛹。他微笑了起來，又問着他母親：

「蛹要多久才會變蝴蝶。」

「這我就知道了，蛹這東西以前是你外祖父講的我才懂。」

「我也就要變蝴蝶了！」驀然間他大笑著喊了起來。他母親只偏著頭望着他笑，只關心他不要又摔下來。

許多日子他都在觀察着蛹的變化，只是他失望了，那些蛹一直原封不動。

是在那個年大除夕，左鄰右舍的孩子們都在展示着豐厚的壓歲紅包。只有他悵悵的抖縮在冷冷的北風裡，就十六歲了，那個壓歲紅包仍舊跟往年一樣，還是四塊錢，年歲增了，到底活動不同，設想這區區四塊錢要花在那裡，這年怎樣過？他靜靜地對自己說：你應該去靠自己的力量了。

從除夕晚到年初一早，他都沒講過一句話。終於他心一橫，就把那四塊錢丟在那男人跟前。他的這個突來又蠻橫的舉動，在年初一早上發生，實在被認為大不吉利的，那男人似乎忍無可忍，順手一攔，他就翻了過去。

那個年，一點滋味都沒有。挨到了年初四，他就離開了家，沒留半句話，只是默默的檢了幾件輕便的衣服，說走就走了。

華仔很堅決地走出那道圍籬的門；當他走過楊桃樹下時，偶然發覺到那些蛹已沒了踪影。

華仔手裡捧着一碗紅白滲雜的湯圓，這回吃下去就滿廿二歲了；廿二歲，該是真正步入這世界，去體驗這世界的年齡，但是，呈現在他眼前的只是一層迷濛的霧，看不清方向，看不清去路，他好像和這世界越離越遠了。幾次回了家，他母親總這樣唠叨着：

「華仔，算了，只要安份守己，做個普通人也一樣，何苦去拼得你死我活的，我們這種人，活在那裡都是註定的。」

這幾年來，華仔真的是拼過了，只是單靠這雙平凡的手，能塑造出一些甚麼？想他父親拼到四十歲，結果就在四層樓上摔下來，看來，他也是走定他父親的路了。他頓時感到一陣子心寒。

初初離開家，那時還甚麼都不懂，才整十六年，當然不容易明瞭一個社會的複雜內容。以前他就羨慕過他家隔鄰的阿財哥，每次從城市裡回家來，總會掏出一大把紅色鈔票，給他弟妹們一分每人就是十塊，他站在旁邊，看得眼睛都不肯眨一下。他那裡知道在這畸形的社會裡，連要馬虎點活下去，最起碼

也得要懂得耍幾手花招呢！

那次離開家，就是通過阿財哥的協助，才投靠在一間規模不大的木器行裡，一個月卅元，吃是有的，只是當他那雙幼嫩的手掌結繭時，他就開始看不慣老板的臉色了。他老板連諷帶罵地說：

「出來學工就要受得起苦，命如果好的就該回去俁在你媽懷裡。」

那時他只會睜着雙眼，看着那把刨子，又看着那一片片已被刨得平滑的木板，真的沒有滋味。幹這門苦活，竟比不起他在家織藤椅，在藤椅搶手時，一個月就會賺過近百元之多，那時他都還看不上眼呢！別說一個月卅元，還得被人當牛馬使喚。

那年的中元節，他老板隆重地拜了一早上的大土爺，說是酬謝生意興旺的，宰雞殺鴨不用說，還加了一頭肥豬，看去就怕有兩百斤那麼大，浩浩蕩蕩的載回家來，那晚說是要讓伙計們大飽一頓的，誰知當他圍到桌邊去時，已只剩下幾片薄薄的肥肉和幾根鴨骨頭。當晚他就吞了一整晚的淚水，隔天就連那幾件衣服也不要就溜了。

「看你這副五行，能够做得了甚麼？」他母親見他狼狽回來，不屑一顧的譏罵着。

湊巧那男人也在場，雖沒插話，可是那男人那副體態和那張皮笑肉不笑的臉，就已够他感到嘔心了，又看到了那輕蔑的眼色，他更是羞慚得幾乎已無容身之地；他吃不了這場虧，連他母親都恨起來了，於是，牙根一咬，頭也不同的又走了。

以前他母親別說諷譏這回事，就是連對他說句大聲話都沒有過，就是那個男人使他的形像歪曲，他恨透那男人，他一定要爭回這口氣，他一定要轟轟烈烈的幹出一番事業來。

隨着年歲的逐漸增長，他對自己的要求也隨着增高。到了廿歲那年，他雖能在塑膠廠內賺取兩百元的工資，只是他仍怨聲載道，說甚麼不值得，這樣子勞碌一生，結果還不是落得兩袖清風。

有一回空了下來，華仔就跟他的同事白番這麼閒聊着：

「我們這種人，要拼到甚麼時候才會出頭。」

「這也難講，廿天一期，福利彩票一中就是半個百萬，那時今年番薯不比去年辛了，躺着也吃不呢。」白番所以能够白白胖胖，也就是因為這點樂天知命吧！他輕輕鬆鬆地這麼說着。

「鳥話，大概你是每天都在做着發財夢，我是說靠我們的力量，用我們的本事。」華仔突然認真了，那一頭散髮幾乎全要豎立起來，只見他那雙握緊的拳在空間揮舞着。



「用本事？我們有甚麼賺大錢的本事？像我好了，書是唸完了中學，那張文憑又能做甚麼？還不是要鑽工廠，你看，月底工錢結出來，連吃帶穿已去了大半，就算給你淨剩吧，積他十年也不過整二十千，人家一個電話放下來，恐怕就已不止這數目呢！那才是賺大錢，你想嗎？華仔！」一正經起來，白番也說得頭頭是道。

華仔半晌都沒出聲，只靜靜的看，不遠處一棵在風中左搖右幌的大樹。

「除非去冒險，不過那種錢也不是我們能够賺的，要機智，要胆識。」停了一會白番又這麼說。華仔忽地睜大了雙眼，好像興趣起來。他問：

「怎樣冒險法？有人幹過嗎？」

「是很多人做過的，但大部份都在木寇山了。」白番不慌不忙故做神秘地說。

「這你是怎麼說的？」華仔迫不及待地追問着。他好像還沒聽過木寇山這回事。

「拼得過，一次就是百幾十萬，萬一失得手，就要到木寇山那兒吃閒米，不過這到底也是黑道上的人幹的，沒錢沒人面，就休想去做這門生意。」白番忽又神祕起來，把嘴湊到他耳邊放低聲音說：「做白粉。」

聽了白番這麼說，華仔的臉即刻沉了下來，又四下張望着，好像他已經是一個犯了罪的人似的，不斷地在尋索着一些甚麼；後來才把視線無奈地拋落在沙地上，嘆了口氣說：

「除了冒這種險，我們真的沒法子發達了嗎？」

「在這個時代，你能够等多久？像我們這些打雜的，我肯定不會有出頭的日子。」白番嚴肅地說。

「我的看法又不同，我們這裡幾個最熟悉的百萬富翁，聽說他們先前都是賣冰水，拉人力車起家的，有一個甚至是清糞夫呢，誰不知道他們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正，也會有這麼富有的日子過，這又怎樣說？你說。」華仔不服氣地說。

「時代不同啦！舊時賺錢容易，做生意又不競爭，你看現在，就說咱們老板吧，那一天不在外頭忙着找錢，經常都失魂落魄的，你忘了前天，幾個人找上門來，直指着他開空頭支票，老板還不是苦着臉忙着賠不是，還能說甚麼？」白番好像引經據典地說着。

華仔聽了又靜靜地想着，接着才說：

「這只是要有一個起點，說難不難的，從小生意做上去，沒可能嗎？」



「這就是你的天真了，誰不知道要一個起點，我們就是沒法找到這個起點啊！」白番邊說邊笑着。

華仔悄然地望向遠處，雙眼裡卻像凝集了一層希望，光芒四射的，站起身來，邁着大步，突地回頭向着白番說道：

「我一定要先找到一個出口！一定要找到一個出口！」

白番只呆看着華仔這怪異的舉動。臉色也變了。

自那次過後，華仔已沒心思去幹苦力工作，每次做起來總是恍恍惚惚的，只是一心想立即飛黃騰達。他離開了白番那兒後，不知又兜過多少地方了，只是一點成績都沒有，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更加重了他內心的痛苦，他經常感歎着，到處都是鐵牆。

在這幾年的經歷中，華仔的生命領域的確是擴大了不少，他洞悉了一個社會對人是怎樣的絕情，也看通了高級人的顏臉；只是他永沒法子脫離這鞏固的牢籠，他必須遵循某些法則，只有在生在那狹窄的縫隙內尋求一點屬於他自己的東西，他必須要有立足點，他總覺得做爲一個人，是應該轟轟烈烈地活下去。

偏在那個時候，華仔的頸項左邊不知怎的竄出一粒惡性瘤來，醫生會當面告訴他，要即時動手術，要不然不會活上三幾年。他當時還不肯相信這是一個事實，那個醫生可能是在賣弄江湖嘴而已。再經過幾次的檢驗後，更証明那的確是癌。他沮喪了一些時日後，以往他一直感到迷惘的去路即刻明朗了；他像輕輕地撥開了一層霧，一個人真正的形像即刻出現在他眼前。於是，他自言自語地說：

「你沒有多少時候了，你必須爭取時間，在死亡未來臨前，你必須到達那目標。」

華仔在生命局限內做了某些準備，他更積極地尋覓那道出口；他紋了身，就在寬大的胸膛上紋了「江湖浪子」四個字，然後又擺好一個與現實對峙的架勢，不久他就被冠上了「獨行大盜」這個雅號，接着他又被形容爲最危險的通緝人物了。

又一個年大除夕，北風吹得緊，家家戶戶都進入了準備過年的高潮中；到處迴盪着應時而來的迎年歌曲。

華仔也圍坐在飯桌上，他看着越吃越胖的哥哥，五個已逐漸懂事的弟妹，再加上三個他感到陌生的小孩，在名堂上當然也是他的弟妹，只是他總覺得與他毫不相干，在血統上他絕對不能妥協。他母親端

上一碗碗的白飯來，送一碗到他面前：

「這些日子，滾到那裡去了，沒踪沒跡的，連你阿叔去世都見不着你，難怪人家要說我沒教養。唉！華仔，外頭人傳說政府要抓你，到底真有這回事？我說啊！人到底還是守本份些，萬一行差踏錯，那時就不可收拾了，人窮些，最多不是給人瞧不起，也不會是甚麼罪過。」

隔鄰的電唱機正播唱着新年歌曲，一陣一陣大聲地向他直壓過來。「冬冬冬槍，冬冬冬槍，冬冬冬槍，冬冬冬槍……」

華仔把頭一抬，正好看到他母親那張消瘦又帶點悲戚的臉孔。那個他誓不兩立的男人也死了。他心頭只猛的一縮，又是話也同一句一閃就出門去了。

華仔的求生行動失去自由後，他只能借助白粉來維持生存意志。在荒山野塚裡，他就像被這殘酷社會拒絕的一縷孤魂，躲躲閃閃的。有時在夜深時刻，面向着夜空裡無數的星點，他知道它們都佔據着原有的位置，或朝着各自的軌迹運行。

華仔是太早成熟了些，他不該囚禁自己，而偏要自己去尋覓一個出口處。他母親說過的：「我們這種人，活在那裡都是註定的。」他就是不信服這點，他母親這番話經常就像一堵高不可攀的牆那樣把他圍隔着。

他父親會從四層樓上摔下來，也還不是爲了擺脫這困境。他父親那尊神主牌位簡直就像一座榮耀牌坊，這是外人所不能領會到的，只有他在緊緊追隨着，在十六歲一滿，他就開始尋求擺脫的行動了。

可是混過了這些年，他如泥足深陷，不但沒完成他的目標，反而把自己推進一個滅亡的陷阱裡。

那天，因爲外頭的風聲緊，沒人敢給他接濟了，毒癮一發起來，就會不管天高地厚的。他也覺得反正是死路一條，在這時候他必須給自己做個明確的決定，總不能眼巴巴的等着死亡來臨；廿二歲，不該是死亡的年齡，那距離還相當遠呢！他應該保持那種銳不可當的勇猛狀態，征服這殘酷世界中的任何一種無理阻隔，他自己說過：「我一定要找到一個出口。」

當華仔懷着雙鎗，走進那條熟悉的小巷時，他已被重重地包圍了，但他仍機警地找到一個個出口，他衝過木屋區，衝過了組屋底層，最後跳進去的却是一個沼澤地帶，但他仍舊能脫離險境，只是當他又登上陸地時，才發現四面都是絕路，他心裡一慌，轉回身一看，幸好在這絕路間還有一道出口，他毫不猶豫的衝了過去，他必須爭取這一分一秒，否則就不堪設想了，他亡命的狂奔着，眼看着就快到出口了，就快到出口了！

（稿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大山脚）

# 蝶之生

那雙藍眼睛是那樣的近。他飛躍過欄杆，在那雙藍眼睛裏看見了美麗、悲哀、和飛奔的身影。

那雙藍眼睛是那樣的近。他飛奔。藍眼睛在望着他。藍眼睛裏有淚水、絕望、和飛奔的身影。

碎！

他跪在藍眼睛前。藍眼睛裏甚麼都沒有。他伸手，又縮回，那雙藍眼睛是那樣的遠，遠得可怕。

一隻手在他肩上拍了拍。他扭頭，看見那手腕上的金錶。

忽然間他發覺自己從來不會那樣恨一個人。

天藍得就像那雙眼睛，默默地看着這一切。

他閉眼。珊瑚海和同伴在沙灘上飛奔，是多麼的美麗神聖。

他步入升降機。機門緩緩閉上，一個中年人伸手按下「五」，手腕上的錶在他臉前，錶的指針指着十時。

晚間十時。

忽然間他的心沉了沉，升降機上升，「螢螢」的微聲在狹小的空間迴響。他對面的角落有個女孩靠壁站着，中年人抱着個小男孩，孩子的頭靠在大人的肩上，睡得正沉。

他伸手，在「十」的按鈕上按了一下。那個按鈕已被按下了，再按並沒有反應。那女孩看了他一眼。

門上那排數字燈由G跳到一，仍然是單調的「螢螢」聲。二。那女孩有頭柔軟的髮。中分的髮線在原子燈的銀光下白得刺眼。三。女孩低着頭。髮披住臉頰，露出鼻尖。「螢螢」聲。四。女孩穿件靚色的粗布襯衫，袖口捲起，衣腳前面打了個結，再下去是緊緊的牛仔褲，女孩有修長的腿。「螢螢」聲中止。他的心在胸腔裏升了升。五。機門移開，中年人走了出去，門外是走廊。機門開盡，一個小孩在門外走過。一個老人跟着。機門緩緩關上。

他的心又沉了沉，「螢螢」聲再起。他轉頭，女孩子正瞪着他。六。女孩有着白的臉，大而無神的眼睛。不是藍色的。那些眼睛，一雙一雙在他腦海出現。每一雙都不同，每一雙都相同……四月雨、眼淚谷、戰地玫瑰、珊瑚海……

晚間十時，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在一架陳舊的升降機內。

七。他移開眼光，看向金屬牆壁。壁上劃有圖案、有裸女、有文字，都是關於性。他低頭。地上有糖紙，有烟蒂。忽然間「螢螢」聲沒有了，他感到心升到喉頭。血衝上腦袋。燈熄了。

心臟降回胸腔時燈又亮起。門上的數字燈仍然亮着七。沒有聲音。升降機停了。他伸手指在按鈕上逐一按着。沒有反應。再按一遍，沒有反應。他轉頭。

女孩連姿勢都沒變。沒有善意的眼大而無神。那種並不陌生的眼神。他轉回頭，按鈕。一遍又一遍。沒有反應，他按着，一個一個地按着。

「不用按了。」聲音在他背後響起。並沒有他想像中那樣冷。他轉過身。女孩的姿勢仍然沒變，嘴角却多了根香烟。烟嫵嫵上升，在機頂的一個小格中消失。

「至少不會悶死。」她拿下嘴角的烟。展露一個不屑的微笑。

「我對這些一點也不會。」他攤攤手。「常常壞嗎？」

「不常。」

「你會遇到過？」

「不會。」

「只有等人來救？」

沒有回答。女孩看着挾在手指間的香烟。忽然問：「你抽嗎？」

「不太抽。」

她抬頭。「對面那間有一架曾經從九樓掉下來。裏面的三個人都死得乾乾淨淨。你抽烟嗎？」

「——的確想。」

他點燃香烟，深深吸一口，噴出。忽然有一陣慚愧。女孩在烟霧外打量他。

「我不曾見過你。」她說。「你不住在這邊。」

「我住海口。來這兒找一個朋友。」他說。又伸手去按那些鈕。

「最好不要亂來。」

「他們知道嗎？」他停下了手。

「遲早。幾點了？」

「十點多吧。我不帶錶。」

「我帶的。可是賣掉了。生日禮物，哈。」

「誰送的？」他不經意地問。

「男朋友。」她看看手中短短的烟。又掏出一根，用短的點着，吸了一口，把短的扔在地上踩熄道：

「我知道你在想甚麼。」

他沒有開腔。看着壁上走樣的裸女像。

「你在想說不定電梯馬上就掉下去。兩人反正就要死。而四下無人。」

他看着扭曲的裸女像。他看見木古發黑的臉。一。生命始於性。終於死。二。取自大地的，必歸還大地。



（那麼爲甚麼他們射殺珊瑚海？）

那次他們在樹林裏住過。忽然出現一隻山貓。就像從地上長出來似的。山貓十隻有九隻不先攻擊人。這隻卻是第十隻。木古一跳，擋住他，手上忽然多出一枝刀。

「可是你又怕電梯忽然好了。」女孩看着他。

他慢慢地扭轉頭，看着那女孩。也許是因爲燈光。女孩的臉是出奇的蒼白，那種珊瑚的白。血流過會是多麼地鮮紅。

「我聽說這一帶有不少榴槤仔。」他說。他看着那女孩，可是視線並不是停在她臉上，而是穿過了那張蒼白的臉、穿過金屬壁、穿過一切。「有好幾個女孩子。無惡不作。你背上那把刀，是自衛呢還是搶劫用的？」

最後一揮，惡鬥終止。山貓的喉管開了個口，血陣陣噴出，木古的左臂有深深的爪痕，血沿着手臂流下。

「——那是一樣的。」木古看着他。「山貓老了，一樣會死。」

（珊瑚海傷害了人嗎？）

「兩樣都可以。」女孩淡然道。「要不要試？」

「不要。」他搖頭。「我怕。」

「意思就是說你不怕。」

他沒有爭辯。是怕，或是討厭？或者兩者都是？他漠然看着金屬壁。

「我知道你在想甚麼。」女孩看着他。

你知道？不。你不知道。你不會知道。一個微笑浮上他嘴角。痛苦的微笑。

「你知道我在想甚麼？」他扔掉指間的烟蒂。「我在想爲甚麼他們要殺掉珊瑚海。」

「甚麼？」女孩發愣。「甚麼殺掉甚麼海？」

「珊瑚海。一隻馬的名字。」

「馬？」她眨眼，若有所思：「你是幹甚麼的？」

「養馬。」

「養馬？」她大感興趣：「像電影裏面的？」

「不大像。我們賽賽馬。海口區有個馬場，沒聽說過？」

「有——真看不出，還以為你是玩搖滾樂的呢。你剛才說甚麼人殺了甚麼馬？」

「珊瑚海。牠的眼睛藍，藍得像海。全身白得像珊瑚。」他看着空開，珊瑚海在沙上狂奔。踢起飛沙，鬃毛在風中飛揚，全身肌肉在動着。動着一個美麗的悲劇。

「他們爲甚麼打死牠？」

「今天中午牠斷了腿，他們一槍射穿牠的腦袋。我不知道爲甚麼。」

「有甚麼不知道？不能再跑了，就宰了賣牠的肉。再養也是白養。」女孩夷然地說。

「牠做錯了甚麼？」他搔着臉。「又不是自己願意摔斷腿！」

「只不過是一隻馬罷了。」

只不過是一隻馬。清晨七點。一個人倒在小溪不遠之處，他走近，忽然背上一陣麻木。是木古。木古。他叫。他走前，他翻那身體。

木古的臉是黑的。兩眼翻白。

「我有一個土著朋友。名叫木古。在森林中打獵爲生。他說，取自大地的，必歸還大地……。」

「有理，」女孩點頭。「很對。」

「有生，必有死。誰殺誰，其實不必太計較。他這麼說。你同意嗎？」

「同意。你這個朋友真不賴。大思想家。」

「大思想家？」他苦笑。「可是死了。」

「死了？」

「被蛇咬死的，咬在他臉上。你同意他的說法？你知不知道爲甚麼他那麼說？因爲他不當自己是人！他認爲人只是動物的一種，比較聰明罷了。」

「對啊，有甚麼不對？」

「那麼爲甚麼他們殺掉珊瑚海？」

「人比動物可憐。」他說。「我有一個感覺：動物是知道生存的目的。只有人類不知道。」

「講鬼話！」

「人有思想，可是不知道生存的目的，所以人會自殺，會做不合理的事。動物沒有思想，因為牠們不必。你幾時看見一隻貓跳樓？」他看着女孩。他無言。「他們用槍指着牠的頭，牠流淚……爲甚麼？因為牠的目的沒有到達。可是人却要殺牠。」他嘆了一口氣。「你不明白的。你看見過一隻馬臨死時的淚嗎？」

女孩沒有回答。沉默了很久之後，她忽然道：「如果電梯掉下去，我們都要死了。」

那一剎哪，他在那雙眼裏看到了一絲期望。天啊，期望？不是恐懼，厭惡……？他簡直無法想像。女孩的臉是那麼蒼白。

「遲早我們都會死的，有甚麼不同？」她抬頭，看着頭頂上的燈：「所以我們應該做自己想做的事……比如說，用刀刺死你。」

「我聽過這樣的理論——」

「不是理論，」女孩美麗的眼對着他：「摸摸你四周。不是理論。是鐵一般的事實。」而這事實隨時會墜下。離開學校後就到養馬場去工作。對生命的熱愛使他忘了一切，那些馬。那些美麗的動物。每一次刷着一匹馬的毛，總要驚嘆爲甚麼生命竟會如此地感人，你可以感到它的溫暖，它的顫動。馬的存在使他忘了那些人爲甚麼要讓牠們存在。忘了那僅僅是一個過程。可是做爲一個養馬人，他不能不知道，也不會不知道那些馬的命運。有幾匹能成爲種馬呢？

「有些東西，有些問題，」他在沉默了很久之後說：「是連想都不能想的。比如說：如果我們真的是死定了，你會不會用刀刺我？」

他們帶走了眼淚谷，帶走了四月雨。有一天戰地玫瑰練跑時傷了腳，當時他不在場。回來他們已把牠解決掉了。馬屍賣給了肉販。那只是一場惡夢，他對自己說。可是珊瑚海的那雙藍眼睛是那樣的真實……他在四化郎之處看着那個飛馳的白影，然後牠錯了步……在別人看來那只不過是四隻動的馬腿，可是他看出牠錯了步。馬背上的那個矮笨蛋根本不懂策馬！當他在心裏喊出來時，白影墜地。

他向牠走去。爲甚麼？他們不會殺死牠的，不會的！看看牠的眼睛，他們不會殺死牠的

，他的脚步逐漸加速，在那個拿着根醜惡的長槍的人越過欄杆之際，他狂奔：奔向一個悲劇

聖。

「他們殺了你的馬，你很難過？」女孩問。

他沒有回答。牆上的裸女扭曲。生命始於性。木古說這話時，臉色莊嚴。莊嚴得近乎神

聖。

「世事不如意常八九。」她瞞了他一眼。「何必呢？只不過是一隻畜牲。有的事不妨認真，有的事不必認真。」

「有的事？有的事？」他喃喃自語。

「比如說，你有沒有這麼一個念頭？去殺一個人？老實說我有時很想殺個人試試看。好像現在，不過這個念頭不能認真。」

「爲甚麼？」

「——」女孩聳肩。

「因爲你有個希望，」他忽然冷笑：「因爲你怕我們不會永遠困在這裏，是不是？」

女孩沒有作聲。好一會才道：「因在這有甚麼不好？我可以做很多事，沒人干涉。」

「那麼我告訴你，」他看着女孩蒼白的臉：「也許有人對你說吸大麻不會上癮。不過你吸久了，眼圈會黑的，怎麼化粧都沒用！」

女孩的嘴唇動了動，沒有聲音。

「你說甚麼？」他問。

「我說，」她舔舔嘴唇：「有的人就是愛管閒事。這種人欠揍。」

「哦？」

「也許你是關心，可是像你這樣的人太少了，也不需要了，所以惹人煩，知道嗎？煩！」

她用眼角看他：「不只大麻，白粉我也吸過。」

沉寂。那種電影快完時，他們關掉冷氣機般的沉寂。木古的吹筒筆直。他兩頰一鼓，輕微的「嘖」一聲，三十呎外樹上那隻小猴「呱」地一跳，躍上更高的一枝枝極。在他完全抱穩那枝極之前，牠身子突然發抖，一頭栽下，可是後腳却緊緊抓住樹枝，倒吊在半空。那鳥

吊的身體在抖；奇異地抖，好像在暗中配合某一種節奏似的，垂着的前肢有如上了發條般在顫動，像是在祈求甚麼，在祈求甚麼……

他衝過去揪住那女孩的衣領，用力把她幌動；叫聲沙啞難聽：「爲甚麼你們不愛惜生命？爲甚麼？……」女孩的嘴唇開閉，可是他已聽不到她在說甚麼……突然間他感到腹部一陣痛，有甚麼留在她肚子裏。他放開了她，低頭看，一枝刀柄在他腹部幌動。血沾着刀柄滴下、拍嗒、拍嗒。然後燈光暗了一暗，在「螢螢」聲響起的時候他又有那種心跳出口腔的感覺。不，不是感覺，有甚麼爬上了他喉頭。他掩住嘴，咳嗽起來，手掌上就有了許多小小的紅點……兩腳不再屬於他了，他向後倒去，撞在壁上又溜坐到地板。

那女孩在看着自己的右手。沾了血的手。「螢螢」聲悅耳，數字燈無聲地自「七」跳到「六」。他忽然間不能明白它是在上升呢或是下降了。在他躺臥的角度看去，可以看到女孩的眼睛，大而美麗，裏面只有恐懼。

「螢螢」聲不斷。他已忘了自己的眼睛是甚麼顏色。在銀色的燈光下那女孩是多麼美麗，美麗得像隻蝴蝶。

一月八日



(一)

她緩慢地坐下來。把微微發抖的手，攔在椅子扶手上。雙目無神地呆望着他。

他從桌上拿起打火機，打亮了火，湊近嘴中啣着的香烟，火光照在他橙黃的臉上。點着了烟，火光突然熄滅，他的臉突地變成一團黑。他把打火機往桌上一丟，喀啞一聲，釘破了死寂。他深深吸了一口烟，把一大堆霧似的白烟，從口中噴出來。又再吸一口，從嘴吧吐出一半以後，又倒抽一口氣，然後，兩管白烟從鼻子噴了出來，像變管的摩多烟筒。

她看着他，不知是憐是惡地看着他。在這種昏暗的光線中看他，好像是第一回。她覺得他的臉，看起來很陌生。他那種吸烟的姿態；他那種站的樣子，好像是她第一次看到。她有點驚慌，喘息着叫他：

「哈蜜。」

他沒有應，好像沒有聽到。窗外橙黃色的夕陽光穿射入來，剛好照在他右側臉上，呈現出一片蠟色。她心悸地把視線拉開，拋到窗外去。一陣歸巢的鳥掠過椰樹梢頭。

「哈蜜，我不是不允許你做你喜歡的事，只是，我看你顯得很疲倦。」她低聲說，把視線停在他漸

漸消瘦了的身體上。

他猛吸着烟，抿着嘴。他改變了站的姿勢，背着夕陽的照射。不一會，他踱到門邊，望着門外的景物，猛吸一口烟，把烟頭用力向門外擲去，撞落在地上，彈出一點微微的火花，隨即消逝。

暮色很快就蓋下來了。門外還有一點點昏沉沉的光線照進來。她皺着眉頭，再對他睜瞧，一片模糊。她深深吸了一口氣，閉上眼睛，把頭仰靠在椅子背上。她沒有力氣站起來。她聽到他推摩多的響聲，他踏摩多的引擎。呼一聲，他走了，她的眼淚悄悄地爬滴下來。

她想到剛才他蒼白的臉色，額上青筋暴起，口唇鐵青，雙目兇光如魔，獐獐可怖。這樣難看的臉色，是最近才有的。她本來不大明白，為什麼他的臉，會漸漸地變成這樣令人感到恐懼。她看得出，他最近很疲憊，白天上工，晚上又時常外出，三更半夜才回來。回來後又不能入睡，時常見他左轉右轉的在床上翻覆。她看出他有煩惱，只是不能了解他為何事而煩惱。後來，有幾位朋友時常來找他，聽他們的談話，才知道他參加了政黨，他們正不停地在討論他們的計劃。她認為丈夫參加政黨活動，是應該的，為他的政治理想而貢獻力量，這是一種責任。她本身對政黨的事，沒有認識，很想知道一些。有一次，她問起他：

「哈蜜，可以告訴我一些政黨中的事嗎？」

「妳慢慢就會知道的，西蒂。」那時他心情很好，他擁着她，輕輕吻着她。可是剛才，她因見他精神不好，勸他晚上早回，他却鐵青着臉，和她吵起來，憤怒的說：

「妳不了解我，西蒂，妳根本不了解我！」

她用手背把淚水擦掉；把爬在鼻腔內癢麻麻的涕水吸進喉間。她用舌尖舔了舔微微抖動的嘴唇，用力把湧上來的悲痛吞下去。他為什麼變成這樣？他的臉，一失往日的剛毅，變成像山中出現的妖怪，完全沒有過去的那種溫情存在。過去，他有的是一張微笑中充滿着智慧，純樸和無可抗拒的臉，現在却失去。

門外，一片暮色蒼茫；一陣微風，送進一陣空漠，在屋內旋轉；灶底下縫縫中的蟋蟀，已開始唱歌起來，那種令人感覺無限孤絕的歌，今晚唱得更悲涼。

她無力地站起來，扭亮了電燈，剎地飛入一隻粉蛾來，叮叮鏗鏘地打着原子燈。她看到一隻壁虎馬上從壁縫內探出頭來。

跟妻子西蒂吵嘴是常有的事，只是這次吵得比較兇。哈蜜心裏也有一些內疚感。他心情非常惡劣，這次區團秘書的競選，他沒有如預定中的被選中，他突然發覺被朋友出賣了，平時商討好的計劃沒有被遵循，那些所謂死黨原來是在耍手段，玩他的把戲。這樣的事發生後，他非常氣，心胸似乎快要爆裂開來。兩天來，他不能吃不能睡，西蒂擔心他會因此而病倒，便勸他別為這些事件花精神，政黨職位又不是職業，有無得到都無關痛癢。

「什麼無關痛癢，西蒂、妳不明白，做一個人，只是像妳這樣，不為社會不為國家，只為一個丈夫，在我看來，是太沒意義的，妳明白嗎？」

「我不明白，哈蜜，我看呢，你根本就不是為社會，為國家，你只是為個人的名利！」西蒂像指責別人一樣指責自己的丈夫。在西蒂本身來說，她是受了無限的委屈的。想不到為了丈夫，自己忍氣吞聲，照顧他；為了家，她天天呆在家中，受盡無限寂寞蒼涼。想不到丈夫竟然不給於任何同情，反指責她這樣做是沒有意義的，這使她太失望了，再難忍受了。

哈蜜聽到妻子這樣挖苦他，突然感到心坎中像被人猛刺了一刀，整個心被挖了出來，發狂地用力推了一下那張桌子，桌上一堆書本受震而崩倒，跌落地面。他鐵青的臉，非常難看。他抽煙，喘大氣，他始終平心靜氣中無名之火。西蒂實在不應該這樣對他說話的，這等於太看不起他。由這句話中，也可以知道，西蒂曾經注意他。為名為利，卡林他們不是更為名為利嗎？依路斯、呀罵，卡心……那一個不是為名為利？西蒂竟這樣來指責丈夫，實在太不了解丈夫了！

哈蜜離開家，騎着單車，無目的地向前駛去，經過鬧市，正欲衝刺過交通燈，前面卻撞出一輛腳車來，剎了一剎車，燈燈已亮，還想衝過去，紅燈已起；對面的車已及時衝撞而出，他被迫停在白線前，他腦子裏却在罵卡林，他媽的，原來他這樣來玩手段。他想起那天，在依路斯家中開會時，卡心說：

「我們決定推舉卡林做區團主席，如果成功，那麼，卡林便可委你做秘書。」

「這樣妥當嗎？」他問卡林。

「我們的總團長說，哈侖和斯蘭必須下台，因為他們是冰隆的腳仔，他們得勢，總團也得易人了。」卡林說：「因此，我們一定要好好行事。哈蜜，州團方面也有口頭答應，如果我們做得好，明年受封是毫無問題，而且，他們也可推委你做議員，哈蜜，如果你對政治有興趣，便是努力的時候。」

他聽着，微笑着。心中想，這是不錯的，在他們這一羣中，論資格，他是羣雄之冠。他畢業於本地中學，會說兩種語文，在座的同僚都只懂母語而已。母語雖然重要，但是，在政治圈內，單一語文是搞不出什麼名堂來的。這樣說，他不久便是區團秘書，州團的執委或什麼的，明年可受封個銜頭，大小且不管；接下來，可出任市議員，甚至競選州議員，國會議員，再上便可出任部長也說不定，人只要有志，肯落力去幹。他越想越高興，自己參黨才不過兩年，想不到今天便有這樣的地位。哈命才慧眼不識英雄，對他不看重，斯蘭任秘書六年了，並沒有做到半樣。這次，他一定要好好來搞一搞，他突然想到什麼：

「卡林，你什麼時候見過總團長？」

「是前天。」

「爲什麼我不知道的？」

「哦，是這樣的，總團長到吉打訪問，來電叫我私自找他一談，我以爲是爲了我自己的事，那裏知道在旅社見了他，他告訴我說冰隆一堆人正積極地進行推倒他的計劃，他問我這邊的情形，並告訴我哈命他們已和冰隆接觸過，所以，他要我們好好推出能幹的人，來倒哈命。我便把我們這兒個人舉出來，他聽了很贊成。」

「我們要如何去說服黨員呢？」

「這點便是我們的大問題。哈蜜，你口才好，而且，你學識比較好，黨員們都佩服你，這點，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好。」

「單靠我一人就行嗎？」

「當然不，我們會與你同行。我們現在開始，先去各支團聯絡我們的人，然後，叫他們邀請我們去開座談會。或者……。」

「我看個別去聯絡會更好。」卡心說。

「也可以。」

「會困難嗎？」

「我看不會很困難，因爲，第一、二、五、八等支團是絕對沒問題，下來第三、四、六、七、九、五個支團比較沒有把握而已。」

於是，哈蜜便跟卡林兄弟等，時常在晚上集會，分配時間去各支團活動，去找人，喝茶，吃宵夜，每個晚上都爲改選而忙。每夜回到家中，妻子都睡了。

哈蜜越想越多，騎着單車，只沿着馬路向前馳騁，心中並無目的。前面突然有一盞紅燈在閃閃的，走近了，刹住，原來是警察在攔路，檢查過路的單車。

「禮申。」警察用電筒照了照他的臉。

他交出來給警察看。

「有路稅牌嗎？」

他指着給警察看。

「你要去那裏？」

「去走走。」

「銅盔呢？」

這他才猛然意識到自己忘了戴銅盔。他只好拿出執照、身份証來，給警察記錄。警察看了看哈蜜的樣子，本想原諒他算了。可是，這時却來了另一架摩多，可能也是有問題的，不嚴於執法是不行的，便把它記錄了。

哈蜜開足馬力，向前衝走，不管警員在後頭叫喚他回去穿戴銅盔。他越騎越快，正想劃一架巴士車，沒想前面却急衝來一架囉哩。囉哩開着大燈照射着，使他倏然間看不前清面，只聽到吱吱吱的剎車聲音，他從巴士和囉哩的夾縫中衝了出去，心裏也寒了半截，吁了口氣，才把油門關小了些。

(二)

哈蜜在工廠做督工已三年，薪金只不過三百一十五元，雖然工作賣力，却不被發現，因此，頗覺厭煩。卡林和卡心，時常來拉他入黨，他們告訴他，參加政黨，對改善自己的生活是有莫大的幫助的。如某州議員在那間新開的餐館擁有股份，可是分文也不必出。他起初不願加入，經過多次的邀請，他終於答應了。而且，他也參加了卡林等人最近成立的小資本金融公司。這樣，他對自己的生活遠景，便有了信心。他們幾個也因爲這樣而成爲死黨。由於時常參於黨的各項活動，他對黨的認識日愈加深，在區團方面，他的確是被看作很有前途的伙伴。他的出現，也的確令一向死氣沉沉的哈倫，斯蘭等驚動了一陣子。不久前，他以支團名堂主辦了一個百人政治研討會，得到的反應實在比預料中要好得多，他的名聲



也因此而更响，他那天發言攻擊在任主席、秘書在位六年，未使黨務進步，反而弄得半死半活，他呼吁來屆應由新人出任主席秘書，以改進黨的聲望，他的演講，激起陣陣歡呼。會後許多黨員與他握手，鼓勵他好好搞下去。

過後他去各支團遊說，叫大家選卡林做主席。卡林也不斷地申言他將不為私利地為當地人們服務，但他們之間，從不提誰將出任秘書之職。許多支團領袖也會當面提出主席之職應由哈蜜出任之，因為他能言善辯，同時學識上也高卡林一籌。但他們已經有默契，一定要卡林做主席，然後由卡林在中選後，委任他做秘書。因為秘書一職，在目前階段中，還是委任的。

事情安排就緒，競選工作已進入白熱化。對方的哈倫、斯蘭等也不停地暗中進行宣傳。冰隆也會到州團，接見他自己的人。在局勢看來，哈蜜這一派的勢力是壯得多，因為，一般而論，黨員都喜歡有革命思想的人做領袖。由於分成兩派，便產生了鬥爭心理。年青的黨員，好鬥是習性，平日在沒有鬥爭的情況中，他們對黨的進展，一點也不過問，除了埋怨，便是咒罵。開會也不出席。現在有了鬥爭的目有，有了打倒某人的意識，大家也就熱烈起來。

改選那一天，會所空前的熱鬧，擠滿了情緒高漲的代表，弄到担當議長的元老阿坦奴倫倫先通電警方，要警方暗中注意。會所內，一張張不同的臉，黃、青、紅、黑；緊張、恐懼；興奮、激動。哈倫看到這情形，板着滿臉的橫肉，嘴角不停地跳動。卡林不停地抽煙。議長宣佈投票競選主席時，全體肅靜無聲。

經過了一段時間，結果卡林中選主席，票數遙遙領先，財政是卡心，署理主席却是斯蘭，他們的票數都出乎意料之外，詎明哈倫的支持者已倒過卡林這邊來了。這真是萬萬想不到的。斯蘭怎會在提名截止前提名競選署理主席，也是哈蜜沒有料到的，因為另一名提名競選斯職的是他自己的好友依斯邁；依斯邁本來是改選前的署理會長。這証明哈倫他們自己鬼打鬼，鬧內訌。

選舉過後，哈倫站起來，一句話也不說，走到門口，回過頭來，對門外他的支持者說：

「骯髒，呸！」

依斯邁緊跟在他的後面，踢倒一張椅子，他也不扶起來，後面傳來一陣喝倒采的呼叫聲。許多位依斯邁的支持者跟着離場，有些喊着：

「斯蘭是烏人！」

接下來，他們新的領導層召開臨時會議，最重要的便是委任秘書，哈蜜心中跳個不停。可是，這也是使他萬萬想不到的，卡林沒有照平日的內定而行事，他宣佈委任依路斯做區團秘書。起初他以爲主席噙錯了名字，眼大大的看住卡林。卡林却問：

「有人反對嗎？」

沒有半個人提出反對，一致通過，哈蜜這才綁着眉，舉手站起來，叫了一聲卡林，接着問他搞什麼鬼。

「這是政治，哈蜜，我向你道歉，因爲你的黨齡還淺，秘書是很重的工作，尤其是大選快要到來了，依路斯是支團的秘書，而且總團那邊他很熟習。哈蜜，我們決定委你做勞工局主任，因爲你是工廠勞工的主管，你應駕輕就熟，必能勝任。」其他的同志都低頭不語。

「呸！髒豬，騙子，騙子！」哈蜜氣得發狂，把桌上的汽水瓶拿起來大力敲打，玻璃碎片洒滿地上。他再推倒一張桌子。有些人過來勸，有些叫主席招警察來。他推開來勸他的人，走出會所，他媽的！他吐了一口痰，一溜烟走了。

當夜他躺在床上，想起這些事，想起明年受封，市議員，州議員……想到未來的榮華富貴，他不禁覺得好笑。過後他又覺得好恨，好氣，滿身大汗，老是睡不着。

他跟卡林卡心兄弟算是一刀兩段了，但他爲自己的受愚弄感到很不值得。西蒂知道他原來被人利用了，只見他剛毅的臉，變成陰險；由陰險變成這樣疲憊、發愁，蒼白，她可憐他，可是他卻無意接受任何的憐惜。他傷得太重了！搞政治搞得如此下場，真是大傻瓜了！西蒂凝視着他的臉，說：

「你跟以前不同了，哈蜜，以前你是剛強的。」

他抽搐着臉頰的肌肉，膨漲着，不說一句話。他沒有心向妻子訴說自己心中的味道。妻子却在旁嘮嘮叨叨，他忍不住，鐵青着臉，罵了妻子一頓，叫她靜靜好不好？煩死了，在外受了氣，回來還要受氣，不要添關心，妳跟我靜下來吧！這態度引起了一場風暴。

於是，她緩慢地坐下來。把微微發抖的手，攔在椅子扶手上。雙目無神地呆望着他。

(四)

哈蜜騎單車走後，西蒂靜聽着蟋蟀演奏的悲涼曲子，突然覺得自己好像處身在一座原始森林中心，中驟然升起一陣恐懼，她有點後悔剛才不能有忍耐的功夫，而直指丈夫藉着爲民爲國的口號，來爲自己

搞名鉤利，使一向自尊心很強的丈夫，在自己面前崩潰下來。但她實在看不慣丈夫那張失去剛毅爽朗的臉。她叔父就是擁有過這樣的臉，虛偽，朦朧，冷淡，鬼計多端的臉。她曾經當叔父面前表示過討厭他，她說過叔父有一張充滿邪念的臉。她却沒想到，叔父患疾去世後，却把那張臉慢慢傳給了丈夫！

她跟哈蜜結婚的時候，哈蜜那張臉，多麼可愛！現在還可從結婚照片裏看到。只是，結婚後，他便不滿於現狀，他突然想要房子，汽車，甚至想要名銜什麼的。起初她不知道，後來，他的朋友時帶來坐談，間斷地聽他們談話，多少明白了他們熱衷於搞政治的原因。

西蒂曾多次注意丈夫的臉色，發覺他是在蛻變着，像個無知的嬰孩，正在長大中蛻變。有時半夜中醒轉來，對着丈夫的臉凝視片刻，發覺丈夫的臉色蒼黃，臉頰不停地抽搐着；嘴吧也不住地嚙動着，似乎是非常不安定似的。他也許正在做着可怕的夢吧？以前，剛結婚時，半夜裏看到他一臉溫和的臉，忍不住要輕輕吻一吻；現在却令人看了，不覺憐惜。

西蒂越想越混亂，呆望着撲燈的飛蛾，在撞着燈泡，叮叮鏗鏘。突然電流中斷了，全屋子變成了黑囚。蚊子乘黑來耳際嗡嗡叫。她摸黑到窗前桌子邊，拉開抽屜找蠟燭，又摸到了火柴，擦了一枝又一枝，都點不着，不知怎的會突然停電，真叫人不方便。

蠟燭點着了，微弱的光線在擺動，自己也好像站不穩似的。壁上那隻斷尾的壁虎口中正咬着那隻撲光的燈蛾，用力地吞食。

一下子罷了，燈又亮起來了。燭光馬上失去效用。西蒂又想起過去爽朗的日子。不知為什麼，最近老會回想過去，有時是躺在床上想起；有時在洗衣的時候也想起，想起過去時，便會覺得自己如處身在一個空穴中，有時竟不知怎的把破了小洞的背心，索性把它撕成兩截，也許這就是寂寞吧？

哈蜜參加政黨是沒有錯的，可是政治却使他失去了一臉的純樸。當他臉色在轉變時，西蒂會開懷地希望他扭轉自己的方向，可是，他因太忙，太倦，變成脾氣如牛。他對朋友說哈蜜有遠大的志向，過後她躲在房中感到羞愧。哈蜜遠大的志向是什麼？她不敢去作深一層解釋。由於這樣而覺得丈夫的形體漸漸遠離了自己，她突然覺得很孤獨。曾經許多次，她在半夜夢迴，發覺哈蜜夢中現出痛苦的臉色，她伸手輕輕觸摸他的肩膀，閉住眼睛，却感覺到丈夫離自己很遠，而她似乎伸着好長的手抓住他，用力地，使她驚恐地睜開眼睛，這奇怪的感覺，使她手心沁出了一把冷汗。

在哈蜜還沒有表現出頹廢的時候，她已試圖提出政治的真義。她自然了解丈夫的心意，也明白他的

性格，她不敢毫無保留地揭穿丈夫的意圖。直到剛才，她已有些絕望了，顧不了他的臉色，顧不了他的自尊，她輕輕地揭穿了他的心思，使他崩潰下來。

過後，她却有點後悔起來。

她走到窗前，望着天空。天上似乎有雲，把星星遮住了。她不禁地嘆了一口氣。

(四)

前面是個四十呎直徑的交通圈，周圍的燈光都是茶色的，看起來不像是人間的景物。向前直去是一個人口稀少，燈光暗淡的小鎮，白天是烏鴉聚集的地方，因為此地有間屠牛場，牛的内臟四處可見。向右彎則是直達一個繁榮、吵鬧的大城市，那邊夜市場的燈光，照射得半空中通亮。如果做個U形轉彎的話，便是歸家的馬路。哈蜜到了這交通圈，因為茶色的光暈，突地使他迷惘，不知向那一處駛去。但他并未控制他快速的摩多，只好直駛而去。不知是賭氣呢，還是因為右邊有汽車冲駛過來，他突然地加油向前衝去。却兀地發現前面有一堆什麼，來不及剎車，便衝撞過去，只聽得「砰」一聲，他便飛落在一個窟坎內，原來那是電話局挖開來安裝電話線尚未完工的洞穴。

一切靜止了。哈蜜却似乎輕飄飄的浮遊在空間，沒有了一切煩惱，憤怒的感覺。他很安寧，很自在。他好像聽見遙遠有仙樂似的音調，美妙極了。

(六)

蒂西是在半夜三點接獲一名警員的通知，說哈蜜已在醫院去世。西蒂初聞感到驚慌，過後却回復平靜，她想起丈夫猙獰的臉，她不算流淚。她到醫院去看哈蜜被白布遮蓋着的屍體時，在光亮的燈光下，她凝視了哈蜜的臉片刻。那張臉，平靜地閉着雙目，鼻沿有些汗水水滴出來，就像他在反抗他父親，一定要和西蒂結婚時，遭他父親打了一拳的時候一樣的臉色。他那時因激動和緊張而臉色變白，用手把從嘴淌下的血水揩掉。而這時西蒂才感到悲哀地淌下淚來，輕摸着她喜歡的臉孔，低叫了一聲：

「哈——蜜。」

# 後患

方梅芬對着鏡子用手輕輕地撫着腹部，從上至下，又從下至上，正看，側看；那肚子怎麼依然像婚前那樣，沒有一點波浪？記得小時候，當姐姐懷孕時，總愛拉着梅芬的小手，輕輕地探着她腹內嬰兒的擺動；那時候，方梅芬驚怯於姐姐的肚內究竟鑽進了甚麼東西？止不住好奇而偷偷的胡思亂想。後來兩個妹妹都出嫁了，也先後有了這種屬於神祕的滿足，而自己還是甚麼都沒發生過。

她依然站在鏡前，怔怔地端詳着、想着。

從對黃漢生的約會點頭開始，到現在已有兩年，做他妻子也已十七個月。可是，十七個月來，每個月的經期，怎麼都那麼討厭地不請而來？婚前她多害怕經期不來，就心會得上甚麼暗病。然而從新婚的那一夜開始，她心裏所盼望着的，就是最好經期能閉上幾個月，讓她好好地爲自己，爲漢生，懷一個屬於他們的孩子。

「阿姨，弟弟哭了。」房門外，九歲的琳琳不情不願地大喊。

關閉思路，她迅速地衝到房外：

「怎麼？凱凱怎麼又哭了？」語氣中揉和着緊張與關心。



「我怎麼知道？」又是惡聲惡氣的。

方梅芬輕輕地繃繃眉，抱起剛睡醒的凱凱，這三歲不到的小男孩，在阿姨悉心的照顧下，長得渾身都是肉。

「凱凱，告訴阿姨，你怎麼啦？」

「姨，奶，奶奶。」

原來是要吃奶了，這小傢伙，一睡醒就想吃，不胖才怪。于是她把他放在沙發上，急衝衝地跨向廚房。才在奶瓶裏倒下溫水，奶粉還沒會下，客廳又傳來了哭叫尖喊。她只得又衝出去做事。又是琳琳鬧事，硬從五歲的瑋瑋手上搶回一本兒童畫冊。

「唉，琳琳，妳是大姐嘛，借給妹妹看一下不可以嗎？」

「哼，妳爲甚麼不自己去買幾本給她，我爲甚麼要借給她，等一下撕破了，誰賠給我？」

「哼！」

「琳琳……」

「我的事，不要妳管！」砰的一聲，衝到走廊裏去找鄰居的小孩子玩了。

「唉！」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姨，不要管她啦！姨，姐姐壞，我乖！」善討人心的瑋瑋急忙挨到她身邊。

在沙發裏，方梅想起剛才的一幕，還有往日發生的種種，她不禁對自己的婚姻產生了懷疑。

爲甚麼十年前，自己要拒絕漢生的約會與追求，偏等到事隔八年，才對他點頭呢？如果自己與漢生有緣，這緣份豈非來得太遲了一點。

十年前，她們家裏除去已婚的大姐，便剩下三姐妹。三姐妹中，以她的外貌最爲穩重端莊，脾氣最好。平庸的大姐，尙且會被人搶着娶去，何況是她？家裏常有許多年輕的客人，其中以漢生來得最爲勤快，大家都知道漢生是追着她們而來的。可是，她却不把任何人看在眼里。對於母親的關懷，她也嗤之以鼻。她總以爲，憑自己的才幹，不難闖出一份事業來，又何必急於找飯票呢？沒有男人的生活，依然是可以過的。

「姐，如果妳對漢生毫無意思的話，那麼，我要令他轉移目標了。」三妹終於忍無可忍地對她開口。

當時她真的是一點也不在意的。雖然當她看到漢生對住妹妹時的那一份眉開眼笑，有點看不順眼。這種男人，目標怎可說轉就轉？她也慶幸自己沒選上他。

誰又知道，妹妹生下三個孩子後，却因病症去世，這意外反而促成了她與漢生的舊事重提。

「梅芬呀，不是我說妳，家裏嫁嫁娶娶，只剩下妳一個了，再過幾年就是四十了，妳還猶豫甚麼？妳看人家漢生也頂老實的，即使不爲他，不爲妳自己，也該爲妳妹妹留下的那三個孩子想想……。」母親的話，一句一句地敲入她心裏。是的，那三個孩子也太可憐了，尤其是凱凱，才出世幾個月就失去了母愛，可以說是由她自己一手帶大的，那有不疼愛之理？還有琳琳與瑋瑋兩個女孩，也都蠻乖巧可愛的。只可憐他們三姐弟，因爲沒有了母親的照顧，所以不能同住一處。

「梅芬，妳還担優甚麼呢？妳看孩子們又喜歡妳。」漢生說

孩子們喜歡自己是真的。不過，如果成了她們的母親，又會怎樣呢？

有一次，趁着沒人的時候，她悄悄地向老大琳琳試探着：「小琳，妳們喜歡阿媽嗎？」

「喜歡啊！」

「那麼，妳們喜歡有一個新媽媽嗎？」

「新媽媽？」那小鬼戒備地看着她，不懂可否。從此以後，她對梅芬的態度就慢慢的不同了，尤其是在大人的談話裏，被她盯出了一點頭緒；因此，對這個一向敬愛的阿媽，她開始產生了敵視的態度。有一次，梅芬也親耳聽到那小鬼如何向那比她小四歲的妹妹施壓力。

「小瑋，如果有人說，要叫阿媽做我們的媽媽，妳不要答應啊！」

「好呀好好，阿媽做我們的媽媽，不是可以天天跟我們住在一起？做新衣給我們穿，買糖給我們吃囉？」

「不可以！別稀罕，新衣糖果可以叫爸爸買。」

「但是，阿媽跟我們住在一起很好嘛！」

「當她變成媽媽以後就不同了，妳沒有看過灰姑娘的故事嗎？還有白雪公主？新媽媽會要我們做很多工，會害死我們的。」

「姐，阿姨不會。」

「可是她變成了我們的媽媽以後就會！」老大斬釘截鐵地說。老二嚇得哇然大哭。

梅芬裝著若無其事從房裏出來，想抱抱瑋瑋，好好地安慰她，可是聽了姐姐一番話，她怕得避開遠遠。梅芬在心裏流淚。小孩子的觀念啊，怎麼那麼頑固呢？這幾年來她待她們如己出。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她打定主意，如果與漢生結了婚，她一定要生一個屬於自己的孩子。

當他們的婚期迫近，漢生却越來越顯得心不在焉。

「漢生，你有心事？」梅芬小心地問。

「哦，沒有。沒有。我只是太緊張了一點。」

梅芬暗暗地笑了，第二次做新郎的人了，還會緊張，可見他對這婚禮的重視。

「漢生，你就心甚麼呢？你看梅芬與孩子們相處得那麼好，她怎麼會虐待他們？」還是漢生的大哥了解他的心事。

「現在當然沒問題。可是，如果她有了自己的孩子，那又會怎樣呢？」漢生還是心神不定。

「不會啦，我看她不是那種女人。」

「可是，我發現最近老大總領著老二向她作對，人的忍耐程度都是有限的，誰保得她將來……。」

「如果她自己不會有孩子，那麼情形可能會照舊。可是，我看她彷彿十分渴望有個孩子。」

漢生患得患失的與梅芬結了婚。

結婚一年，還依然沒有一點動靜；梅芬只得瞞着漢生，偷偷地去找了婦科醫生。

「太太，妳絕對正常，請放心。」

「可是，爲甚麼這麼久了，我還沒有任何懷孕的跡象呢？」

「也許是你們的日期錯誤。」

「不，我們也根據書上的指示，但是……。」

「或許是妳的先生……。」

「不，他與前妻會生過三個孩子。」她不怕向醫生坦白一切，因爲她希望醫生能給予幫助。

「哦，這……很難講。不過，太太，請妳放心，有些人會比較慢一點，別放在心上，順其自然好了。」她很快地離開醫務所。心裏充塞得滿滿的，悶得想作嘔。

回到家裏，一屋子的靜令她覺得像失去了甚麼。老大老二上課還沒回，老三寄在母親家裏。

這樣的天氣，要作些甚麼呢？

整間屋子，窗明几淨的，再也沒甚麼可打掃的了，距離煮飯的時間又太早。忽然想起遠方的朋友，不知近況如何？對了，還是寫一封信吧！

可是，多久沒有拿筆了？那些信紙呀信封的都不曉得放在那裏？

梅芬從桌面上找到抽屜裏，還是沒法找到，只有一個抽屜是鎖上的，會不會他怕被孩子拿走，而小心地鎖在裏頭呢？她找出鎖匙，終於開啓了抽屜，翻翻找找的，除了一些文件，那有信封信紙的踪跡？因着無聊，她把那些文件一張張地抖開來，他也真會收，中小學的文憑都有。最底下的一張，小心地摺疊在一個信封裏，梅芬打開那張紙，竟是漢生的絕育證明書。



# 樓高燈亦愁

余光中

序方娥真的「娥眉賦」

方娥真，大概是食虹之後最醒目的女詩人了。拿她和早期的食虹相比，兩人的主題都是愛情，風格都屬於純情，但食虹落筆凝鍊矜持，門戶緊守，方娥真運筆天真自然，門戶洞開；食虹「文」些，句法好曲折，故篇幅精簡，方娥真「白」些，句法尚直捷，故篇幅較長；食虹多用比興，以抒情為主，方娥真兼用賦體，於抒情之外，亦有敘事的傾向。方娥真的詩，如「掬血」，「娥眉賦」等篇，每長逾百行，食虹的少作「金蛹」集裏，幾乎盡是二十行以內的小品。方娥真更相當多產，短短幾年內的產量約為食虹十年詩集「金蛹」的兩倍。食虹的「後期」作品，無論在語言和句法上，都放鬆得多，主題也趨於寫實，又是一番境界。



方娥真進一步的發展，尙有待來日。

「繆思最鍾愛的幼女」，此語我曾加於竇虹，現在，也許該移贈方娥真了。在「娥眉賦」裏，方娥真自歎：「所有的可憐都姓方。」十年前，我曾經舉出詩壇有「三方」——方思，方莘，方旗。如今加上娥真，真是名副其實的四方了。有趣的是，方莘頗受方思影響，又轉而感應了方旗；如今出現的「小方」又竟似受了方旗的一些影響。早期的鄭愁予，林冷，葉珊，竇虹，曾有「婉約派」之美稱。這一種寓浪漫於古典的中國風格，我認為可以叫做「現代詞」，我自己的「蓮的聯想」也可以歸於此系。十多年來，「現代詞」的苗裔不但日見繁盛，形成現代詩中的新古典主義，更旁衍出悲壯激越的一支豪俠詩來。而一提起所謂豪俠詩，總不免要想到羅青和溫瑞安，其實，從現代詞到豪俠詩，葉珊是一個擺渡人，方旗也有承先啓後之功。試看方旗「舞蹈的少女」末四行：

而如何你已然走出

如何不觸及星座不驚動江潮走出

明亮的燈光下，清清楚楚的

人間的少女

如果溫瑞安在他的詩中扮演的是江湖上的豪俠，則方娥真在「娥眉賦」中扮演的是閨中的才女，常在樓上守着一盞燈，等她的俠士從江湖上闖蕩歸來。方娥真的詩，無論長短，往往在抒情之中寓有敘事的成份，而敘事的線索又往往貫串好幾首詩。詩中的多情少女以她的俠士爲夢幻世界的中心，所思所念，完全附在他的身上。爲了要長保嫵媚的青春形象，她願得希望自己早夭。她甚至在「聊齋誌異」一般的氣氛裏，冥想身後，是怎樣一個女鬼的世界。「存愁」的前四行可以說明本書的自傳意味：

你知道嗎

暗戀是一本繆眉的日記

待展而未開

待鎖而未盛

像一般青年詩人，尤其是女詩人一樣，方娥真的詩幾乎是純感性的。在她的一些佳作裏，常有一股清雅秀逸的靈氣，在字裏行間縈迴；令人感到她妙思天成，渾不着力，和六十年代刻意求工語必驚人的詩風不同。但是這並不表示，方娥真就沒有令人難忘的雋語警句。試看下列的一些佳例：

六月的夏，星子滿城

——「燈謎」

驚覺中我是沒有梯級的樓頭人

——「足印」

誰是阿房宮的火焰中走出來的  
第一人

——「書」

你在琉璃的冰雪外  
我在流離的冰雪中

——「眉峯雪花」

那時我將有最少女的烏髮  
爲你化作萬頃波光  
是你一路迷戀的江湖

——「暮幃」

爲甚麼不帶我去流浪呢  
我柔情的燈每一盞  
都向你歸來的夢照

——「暮幃」

常是第一個讀你的稿

常斷章你的詩句，成為我的小名

常犧牲你的大我，完成你的小娥

我是你掌紋中將來的妻子啊

——「掬血」

大致說來，方娥真的詩句不尚雕琢，不用艱澀的詞藻或扭曲的句法，情溢於詞，只見一片天機。不過天機雖巧，有時也有破綻，需要補以人力，始竟全功。這就是反躬自省，批評能力的培養。且以「坐起」的末七行為例：

茶水嘶嘶地開靜

爐火歡呼地報訊

音訊？遠方有客嗎？

難道是要來了

顧盼起了一陣驚麗的泓

我喜極擁被坐起，夢去了

遺留枕頭在髮間

這一段有聲响，有形象，蒙太奇一般快速進行，到第六行可謂戲劇性的高潮，却留下末行動人的餘韻。「開靜」兩字很有境界；「顧盼起了一陣驚麗的泓」形像也耐咀嚼，可惜「泓」以單字結句，太突兀了一些，壓不住句脚，而「泓」的深森形像用「一陣」做單位，也欠穩妥。段末「夢去了，遺留枕頭在髮間」原是很美的意象，頗饒方旗詩風；問題是夢中人既已坐起，散髮必披在肩上，至長也不過披在背上，如何能垂落在枕上呢？蘇東坡的「敲枕釵橫鬢亂」，不會是坐起的樣子。

但是上述的瑕疵畢竟不是大病，相信這位女詩人的藝術，會隨時間而漸趨成熟。流暢的節奏，清晰的意象，純淨的文字，構成了方娥真柔媚之中帶點爽直的風格。再舉一段典型的佳例：

我笑着沾火

惹它紅艷飛上白衣

又及時迴避

短暫的驚

暢快的怕

我笑着沾雪

待看雪崩的奇麗

引它埋葬月亮

看它繁華的傾城

看它豪華的傾國

火滅了，雪塌了

而我還在

日子正當少女

這種單純而生動的寫意小品，置於前行代「現代詞」的佳作裏，也未必遜色，可是六十年代流行的艱澀與虛無，在方娥真的詩中畢竟罕見了。她的情詩一往情深，有時雖然失之於露，却得之於真。無論如何，她不是一位苦吟的詩人。再看「似曾」的末五行：

有四壁的地方總有一盞燈

有山的地方總有水

月光逢着山澗自會清談

水流逢着山崖便成瀑布

我甚麼時候才逢着你？

這五行詩可以分成三組：中間的三行是一組，前後兩行各成一組。三組在表面上各不相涉，然而却有一種超乎邏輯的意境上的關連，有一點像古典的「興」，又有一點像「比」。這種詩句，既無矛盾語法，又無驚人的意象，繁雜的意念，只是一清如水地娓娓道來，自有一種素

淨雋永的情韻，不是苦心經營所能力致的。我覺得在這方面，方娥真乾淨而空靈的象徵筆法，逼近三十年代的廢名。只是廢名不及方娥真多產，而所創的禪境又與愛情無關。茲錄廢名的一首「壁」以資比較：

病中我輕輕點了我的燈，  
彷彿輕輕我掛了我的鏡，  
像掛畫屏似的，  
我想我將畫一枝一葉之荷花？  
靜看壁上是我的影。

方娥真的「畫」一詩，用機巧的聯鎖體創出迷離美妙的禪境，功力稍遜於廢名，却有一種童真稚拙之氣：

雲是天上的床  
床綉滿了月光  
月光遠處是山峯  
山峯上古松如畫  
畫中有人題字  
那人在山水中尋覓山水  
在山水中題字  
久居的山中無日夜，無年代  
日夜年代已被遺忘  
他遺忘了歸路  
遺忘了自己

廢名作「壁」時已經三十歲，但方娥真今年只有二十三歲，誰能預料再過七年「娥眉賦」的作者會有多少進境？前文引用了方娥真零星的詩句，似乎她只是一位有句無篇的詩人；其實



方娥真並不刻意鍊句鑄詞，她的詩意和節奏在迴行轉句之際有時不够靈活，可是在結構上頗有控制，每能達到無句有篇或者泯句於篇的境地。「娥眉賦」中，像「畫」，「幕後」，「上樓」，「存愁」，「燈謎」，「歌詞」，「掬血」等篇，都能首尾相應，一氣呵成。「歌風」一詩，結構緊密，節拍自然，伸縮有度，韻脚也押得十分穩實，寫意小品能這麼中規中矩，恰到好處的，真是難得。下面錄出「歌扇」全詩：

我要告訴你

告訴你一句話

那句話，在世界上

只許一盞燭火照亮

照在你的壁上

垂掛成歌扇

點點斑斑

一扇展開

生和死是扇面的底子

情緣是浮雕

那句話，你在扇中

可以尋到

有異於一般女詩人的是：方娥真不但長於婉約的抒情小品，更能巧思獨運，把她的同情與想像探入超自然的（Supernatural）幽冥之境，去設想痴情女孩在天亡之後一些匪夷所思的情況。在這類作品裏，陰陽互阻幽明相隔的戲劇性場面處理得十分動人，抒情或敘事的觀點往往是從淒怨的女鬼出發的。「倒影」設想作者的情人死後，化魂歸來相探，不知作者早已化成了雪，覆在故居的屋簷上面。「側影」則設想作者身後，窗草化螢，去情人的窗前殷勤探看，但作者已成異物，只顯形於星下，不受照於燈光。情人孤獨的側影映在落地鏡中，鏡外人看不見這可憐的螢火，鏡中影卻窺見了。影與螢火同為虛幻，故能相感相通，只是陽

世的情人却渾然不覺。作者悲哀之餘，感念嚴冬之來，草枯螢滅，作者的一縷芳魂又將焉託，到那時，真是幽明永絕了。「聊齋」一詩裏，溺水漂魂的女鬼在江邊依戀徘徊，她說：

我的家在岸上

當你吹笛，我在管中等你

要你替我懺悔

替我吹一曲飄零

她迴身上岸，去探視舊日的樓居，却已物是人非，只見水鄉沉沒，沼澤滿地。

上述三詩都有點鬼氣森森，別有一種淒艷之美，令人想到「聊齋誌異」和「怪談」。在這類詩中，方娥真實在像一個「蛾眉李賀」，長懷千歲之憂。集中還有一首奇詩，叫「青樓」，從一面妝鏡中看少女到老嫗的一生，從前景到背景，閱歷了三代匆匆的輪迴。這首詩雖非鬼境，却在不經意的玄秘哲理中給人一種幻異之感。「蛾眉賦」一首置於全集之末，却是壓卷的主題詩，也是長篇的自傳。賦云「蛾眉」而不作「蛾眉」，顯然是自稱，但妙在音同而形似，一語雙關。詩中的少女對愛情和人生又急切又神往，同時敏感而又焦慮，一片痴情繞着「你」旋轉。這首「蛾眉賦」也好，這整卷的「蛾眉賦」也好，都可以說是第二人稱的怨訴文學。詩中的句子，有些太過散文化，病於直陳，有些則又妙筆天成，傳神十分：

如果你來，我恰好在等待

剛泡的菊花瓣在吹煙

輕煙裊裊渡水

淡淡的離逝了水面

「蛾眉賦」這主題詩長達一百五十九行，集中在五十行以上的作品亦復不少，方娥真的才力是頗有持續性的，也堪稱多產。她對於中國文字的修養，在散文集「飛越重樓」裏已見旁証。她的主題幾乎純屬愛情，可謂「新閨怨」，而表達的方式幾乎都是第二人稱，可謂「

情書體」。走到魔幻之境，更進入非非之想，在幽昧迷茫的地帶探起險來。這條路未免狹窄了些，而女鬼的身世雖然淒麗動人，終非健美之道。不過少女詩人的世界，一時也難求其富於知性與廣度了。方娥真是一位敏感多情妙筆輕運的才女，我只希望她能夠愛護自己的天賦，發揮自己的潛力，走一條坦坦的征途，不必像李賀那樣依依戀於蘇小小的冷翠燭。

一九七七年九月於香港

# 評 潘友來小說集

潘友來小說集



潘友來小說中的人物，對命運有十分強烈的意識，在「失」中，這一點尤其明顯，吉寧叔叔不斷地重複着：「這都是命裏有的。」「唉，這一切都是命運。」集子中的九個短篇的人物都是市井小民，即使生活水平進展至有車階級的（「過渡」，「我兒我女」），也經過一段苦難的歲月。作者選擇了這些生活中的小人物，顯然是認為他們更能把他的愛心表達出來。儘管生存在命運莊嚴又無情的龐大陰影中，這些人物都奮鬥着掙扎着，生命便是這樣在奮鬥、失敗、成功、痛苦與快樂的循環中繼續下去。

「過渡」中的父子甚至孫女在生活中掙扎到某個頂點後，老人在歲月的無情中認了命，而兒子則在自私的佈局中喪失了人性與天良，人性的真只存在孫女的心靈。生命真的只像個過渡，而「老人每晚都像還在等待黎明的到來——」

「雨下一滴滴」是人海中的一幕，在人海中浮現與消失。方桂始終沒向命運屈服，「看着下去的命運怎樣變化」。雨下一滴滴的下午更堅定了她的決定。老乞丐和死了母親的少女的遭遇正是命運向她「示以顏色」。

「我兒我女」是兩個平行的世界——殘缺與正常的。生命中不乏殘缺，但殘缺的人豈甘向命運低頭，他們的生存固然是一種掙扎、痛苦，然而莊嚴。愛在這篇小說中，「贖罪」的意味濃於一般的溫情，另一方面，作者讓我們看到了恨的熾烈。



「中秋，中秋」是圓滿與欠缺的對比，「天！這孩子真的一點都不能擁有嗎？生來被棄，如今，如今月正圓……。」命運的力量表露無遺。

「魂散」中的元士一直不知道自己在那個桎梏中生存，他一直只知讀書，上大學，出國。一直到某個偶然，他才意識到生命裏有「殘忍」的存在，有無形的恐怖力量籠罩着他。

「愛心」是平秋對下一代的愛心。這下一代孩子的命運其實是掌握在父母手中。作者的確傳達了某項使命——雖然平秋的使命並未完成。

「下海的女人」中的風塵女郎深感到「像我們這種身份的女人」的無望，因而一直深深陷苦海無可自拔。那是一個無底的陷阱，宛宛與微微都放棄向上。但作者在結尾暗示了「光明」的到來，幸福和機會，每人都有。作者企圖如是傳達。

「春至」的白南一直在拒絕；拒絕命運，拒絕別人，甚至他自己的真性。最後在下一代的愛的召喚下，回家去「團圓」。作者對下一代的黎明曙光似乎十分相信，因此不斷地安排小孩與晨曦在小說中出現，「春至」之外，尚有「過渡」、「下海的女人」、「失」等篇。

「失」有點接近「魂散」，同樣是文憑的追逐，但作者深深地感受到「現實社會那股無聲無形的力量，是多麼冷酷地把人類玩弄在掌上。」吉寧叔叔無法讀書，把希望寄在孩子身上。結果威儀高級劍橋文憑考試落第，又從建築工地的搭蓬上掉下來。「你不能說這一切不是命裏安排好的。」

這些小說都有瑕疵，毛病大部份是技巧上的、文字上的。潘友來從生活中取材，却敗在技巧手中，是十分可惜的。換句話說，作為小說家，潘友來顯然不能滿足我們，而他應該能夠寫得更好。比如「失」，我們不能把握到形像的觀點，因為觀點太紛亂了，大多數時候是作者的全知觀點，加上許多不必要的說明。又如「下海的女人」突然添上的結尾，實在是無法令人得到在黃春明的「看海的日子」中同樣的感情與聖徒感。小說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演出的成份要比敘述濃。另一方面，原本相當不錯的題材並沒有得到有力的發揮，如「魂散」、「愛心」和「中秋·中秋」。

無論如何，潘友來是一位有誠意的小說作者，這一點是不容否認的，因為他還年輕，我們可以期待他更成熟的作品。

●潘友來小說集，潘友來，八打靈：鼓手文藝出版，一九七七年七月，八十三頁，馬幣二元。



# 風箋

## 之一●「似是舊時曾相識」的兩篇創作

××：

接到三月改革的蕉風，對彩色封面感到十分喜愛。手不釋卷。版本雖沒革新，但仍能在一般書報雜誌中「鶴立雞羣」，實在是將期待『蕉風』改版本的念頭「革了一新」。內容是出乎預料之外的紮實，遂逐一細啃，以圖浮一大白之樂。然而，却在「芸芸衆生」之中遇到了「似是舊時曾相識」之輩。後來經自己不辭勞苦引經據典一番，才斷定李憶著的『鳥』和周望樺的『清明落在雨聲蒼茫裏』竟然各別先後出現在新加坡『南洋商報』星期文藝版及『拓荒文藝』第二期裏面。本來館自吉隆坡兩百哩外的新加坡趕到革新號裏亮相，實在是一件快事，但是像李、周兩人的「殊途同歸」、「不謀而合」的行動未免會令人慚心肝啊！也許他們因有事在身，而託家人或朋友代寄，誤盡蕉風的讀者。我認為蕉風的編者，實在得嚴肅的加以討究。你意如何？

郭繩敬上 四月五日

（編按：謝謝你的雪亮的眼睛。周望樺於三月初特從星加坡掛長途電話來編輯室以取消「清明落在雨聲蒼茫裏」的刊登資格，可惜為時已晚，三月蕉風已印刷完畢。編輯室便擬在本期刊登周望樺的這個小啓事。沒想到你快了一步。

至於「鳥」，希望李憶著來信解釋。希望作者愛護和支持蕉風，避免一稿兩投，以免欺騙讀者。）

## 之二●寄失了三輯「輕描集」和小說

××：

今日又收到你一封信用。失稿的事，先個禮拜我已經寫了信去給張愛倫，列了一張名單，你們應該收到了。如果還收不到，那麼一定又是「寄失」了。你寄來的

信我都收到，之所以沒回，是怕郵寄去你收不到，而且一提起失稿真沒心情。我現在希望是因為郵費不足，郵局改由海郵寄去，要不然就只好「不見」了。三輯「輕描集」都沒有存底的，不過，現在不敢了，一切稿件寄出之前都先影印，小說「黯然記」還好有影印，上星期印了一份寄去給家毅，昨天寄出，請他轉給你（編按：「黯然記」下期刊出）。這個小說寫得並不好，我又懶重寫，想想重寫不如寫篇新的。新的一篇已經寫了開頭，又因為失稿，沒心機寫下去。叫做「晴天和雨天」。我在這一個月十一日親自寄了一篇「輕描」，希望你們已經收到，近數月的蕉風都收到，謝謝。你叫我做封面的信已經收了，我怎敢寄去呢，這封信能不能到你手上也很有問題。「寄失」的原因有二個：（1）我地址寫得不清楚或者郵費不足。（2）其實寄到了，不過被「沒收」了，沒辦法傳到你手上。因為那些稿不是一次過寄，而是分開數次寄的，並且寄小說時我拿去郵局磅過，所以第一的可能性極小。我只希望郵費不足，三兩個月後你海郵收到。通常郵費不足是會打回頭的，那「輕描集」之中有幾篇我很喜歡，譬如「黃貓」和「年三十」，改天心情好時可以重寫，另外寫微細感情的一些就沒辦法了。這是「讀者的損失」罷？一笑。

邁克

二月二十二日·七八年

### 之三●印尼來函

主編先生：

我們這裏無法讀到各地的文藝書籍，因此，我們在精神上是非常蒼白的，而貴刊更是休想看到（編按：歡迎訂閱，請參看訂閱單）。我們偶爾只從香港的當代文藝，知道一點你們的訊息，以及拜讀過大馬許多文藝作者的大作，但認真地來說，這種訊息根本不能讓我們對貴地的文藝情況，有更進一步地了解。因此，希望通過你們館予以我們更多的指示與互換經驗。不過，慚愧得很，說實在的我們這裏是瞎人摸象，更不能成甚麼文藝氣候了！

我很仰慕貴地的許多作家，像溫瑞安先生，楊升橋先生，溫任平先生等等，不知他們中可願意與我聯系，大家神交一場。我的地址是：

Jalan Jembatan Lima

Gang Mesjid II No 8

Jakarta-Barat Indonesia

柔密歐·鄭

#### 之四●蕉風內容應加強

XX：

謝謝來信。妳上次來信要我給妳寄稿，拖了這麼久，一直沒給妳寄去，實在抱歉。這一陣子我忙得頭昏腦脹，真的是分身乏術，事實上我有好些文章要寫，只是苦於沒有時間，真是教人心急！

要我給妳意見，這真是難事。如果沒稿源的話，那也沒用。我多少了解妳可能面臨的困難。蕉風在創作方面相當強（有的是人，不過寫得好的，就我最近讀到的創作，實在不多；所以這方面也要加強），評論、介紹方面就弱了一些。妳看看能不能在這方面下點功夫。尤其是古典文學（中西）方面，過去介紹得太少了。妳看看南大、星大、或馬大的教授學生能不能幫幫忙，同時也和牧鈴奴、王潤華等聯絡，也許他們能給妳多少幫助。當然我也很樂意支持妳，我只是苦無時間。

過去有些寫小說寫得不錯的，像菊凡、宋子衡、麥秀等等，希望妳也去信請他們寫稿。真希望看到新作者舊作者聚在一起，拿出自己最好的作品來。還有溫任平、思采，散文都有一定的水準，可去信請他們多寫。

紀小如、商晚筠我都代妳約過了。商晚筠大概年底會回馬一趟。（編按：商晚筠已返國，目前為某報編輯。）妳還是請顏宏高多催她寄稿。

我很好。只是太忙，每天都要兩點以後才睡覺，早上一大早又起身。功課很重，我只希望趕快唸完書，有時間寫作。

有成上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 之五●希望改版後會有插圖

XX：

●一月號「蕉風」內容頗為豐富，宋子衡小說沒話說，只有欣喜。此外小黑的「因」，蟑螂等傢伙不停湧現，間接呈現出近乎夢魘的世界。還有 Mohamad Haji Salleh 那張照不壞。希望改版後會有插圖，好像「學報」的創作。「蕉風」是馬華碩存的文學刊物，也最悠久，無論如何總該出色。

荒漠 三月十二日馬六甲

（編按：蕉風用平版印刷，在排版上受了限制。有些圖片印出來模糊一片，弄巧成拙。不過，有好效果的圖片可以考慮，像本期謝清的「專家與鳥」。）

編輯室

# 風聲

■為鼓勵馬華寫作人獻身拓展馬華文學，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經於去年八月五日宣佈設立多項常年文學獎；首屆獎金共計一萬三千元，將於今年內頒發。該協會經委任各華文雜誌主編、副刊編輯、文藝研究會會長及出版社社長為推荐人，以便推荐在各種創作上有優越表現之作者為候選人，並以被推荐者發表於去年八月五日至今年四月底期間之代表作品三篇，呈交予該協會評審。上述獎金亦包括一項團體獎，供文藝研究會及出版社自荐申請，團體獎之申請者須曾於七六年一月至今年四月底期間出版過文學作品專集或合集。推荐及申請之截止日期為五月五日。該協會將於八月五日公佈得獎者名單。欲推荐或申請該協會獎金者可向下列地址函索簡章和表格：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al Society, P. O. Box 626, Kuala Lumpur.

截稿日：5/5/1978 出版日：18/6/1978

■樓3

○歡迎作者惠賜各類文體佳作○樓編輯部：182-C, Lorong Tai Seng, Singapore 19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亦替本地小說作者商晚筠印行了她的第一部小說集『痴女阿蓮』。

■溫瑞安、方娥真諸人的神州詩社將推出神州文集第一號：『滿座衣冠似雪』。神州文集由皇冠出版社出版，每冊新台幣四十五元，有意購買者請寄神州詩社。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五段97巷9號之3（4樓）。

另：方娥真散文集『日子正當少女』亦已由長河出版社出版。



# 風訊

■改革的蕉風，彷彿做了一些事；又像沒有做過什麼。除了努力耕耘，沒有其他捷徑可以令蕉風做到在改革時立下的決心和理想。可是讀者和作者若不參加施肥，這塊土地終將貧瘠。目前最缺乏論述及書評。蕉風是開放的園地，只要言之有物，不需要引經據典。許多作者談到寫書評，便說：「我不要罵人。」這是很幸災樂禍的態度，足以令出書者心灰意冷。我們堅決相信有原則和良心的出書人，都歡迎書評，讀者亦然。■「風向」的反應十分熱烈，這些短文作者提出的問題與現象都十分確切。我們歡迎讀者作者來稿討論問題，謝絕以謾罵與攻擊為出發點的文字，在一切辯論中，態度與風度反映出個人的修養與氣度，不能不顧及。■梅淑貞的專欄雖然是隨筆文章，所提出的問題却頗值得深思。上期的「別人的文章」談的是欣賞他人作品時的尺度，這期的「自己的文章」則要求創作者有嚴格的自省。■謝清是本地能够在技巧、題材上接受新風格的作者之一，「專家與鳥」是一齣荒謬劇，嘲諷意味甚深。■馬車行的「雲南園去來」正好可以告訴我們正在改革教學制度的南大的一些滄桑往事，尤其是最終的一句，問得入心入肺，令人痛心疾首。■四篇小說各有千秋。君盈綠却不是新人。七三年她曾在蕉風以「陳君」為筆名亮相。我們希望君盈綠換了筆名之後，在創作方面亦能脫胎換骨，給我們一些驚喜。



蕉風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六元，全年十二期十二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Syrikat Edcoms, No. 10, Roo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 風月刊

N 0119/78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12期 1978年4月號

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

1.00 senaskah